

年

卷

5

第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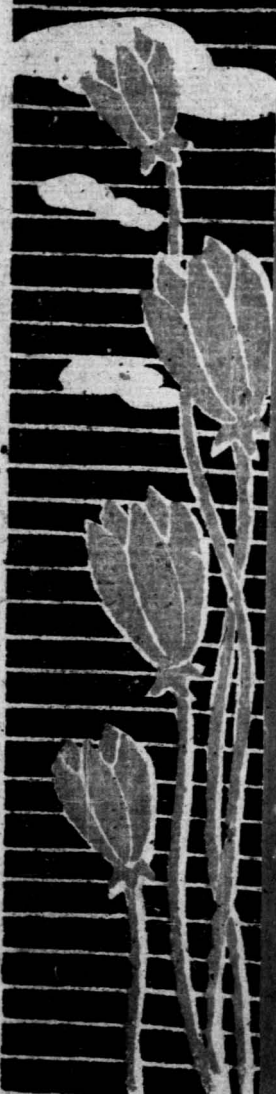
1-4

第

259

黄河

五卷一期



NATIONAL NANKING UNIVERSITY LIBRARY

1949



黃河 五卷二期目次：

文苑雜論

新進作家與成名作家

培養文藝作家

從身邊開拓出去

小說創作

W君

紅豆(中)

詩·散文

長恨歌(千行長詩·全刊)

火把

南行

多夢的人(外二章)

手槍

編後

白夏(三)

范麟(四)

近凡(五)

諸葛景文(六)

葉鼎洛(一二)

林嵐(一九)

慧冰(二九)

流金(三一)

姚路(三八)

樂星(四一)

編者(四三)

黃河月刊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

第五卷

第一期

主編：謝冰瑩

出版者：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新中國印書館

發行者：新中國印書館發行部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全年	半年	零售	訂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十二册	六册	一册	冊數	一册	六元	四角
七十元	卅五元		價目			
四元	二元		郵費			

文藝短論

新進作家與成名作家 白夏

據說文藝作家之中，有所謂「新進的」與「成名的」之分。其定義，大概是：「初出茅廬」，尚無「火燒新野」的赫赫之功。筆名，在讀者看來是生疏的；作品的內容，在編者看來是貧乏的；至於技巧，也許編者和讀者都認為不夠高明，熟練。像這樣的作家，一般人目之為「新進的」。只就活躍於「文壇」，大名揚於四海，出過幾個單行本，文藝雜誌上時有他的作品發表。像這樣的作家，誰都承認是「成名作家」。賈言之；埒制於「文壇」的門前，正想升堂入奧的；是「新進作家」，資格老，名氣大，動輒自詡為「文壇宿將」的，是「成名作家」。

一切都蒙拜偶像，新請「文壇」也不能例外。編輯文藝刊物的，多半喜歡多拉「成名作家」的稿作，高擎大纛，撐持場面，一般文藝作品的讀者，翻閱一本文藝刊物，照例先看作家的姓名，「成名作家」的稱作多，彷彿就認定這是有權威的刊物；反之，一眼看去，所有的筆名無非「久仰」，也就一口咬定：這刊物的內容勢必貧乏空虛，不足道。因此，年深日久，「成名作家」永遠有名，而許多有志於文藝寫作的青年，却永遠無名。其結果，「成名作家」把持着「文壇」，成為「文壇」；而許多後生小子，却是退隱不甘，進亦不得。任何文藝刊物，只看到「成名作家」的刀光劍影，而所謂「新進作家」的作品，多半用作「櫛白」，「跑龍套」之類。

也曾聽到「提拔新進作家」的呼聲，但這是被誇做勢，似乎並無誠

意。慨然以「提拔新進作家」為己任的編輯先生們，不消說，老氣橫秋，壓高臨下，「新進作家」的作品，一到他們的眼前，無不先嗤之以鼻，然後丟進所應該丟的「地方」去。偶爾「捉虫」，那是一種「若瑟瑟為憤」的一種姿態。既已自命為「成名作家」，所怕的，就是後生小子擠滿了「文壇」，終於使自已無立足之地。所謂「文壇」，雖不廣大，却很崇高而莊嚴。假使光頭赤脚，衣冠不整，拖鼻涕，流口水的孩子們，也都源源不絕的爬上這「文壇」，還成什麼體統呢？「成名作家」都有此顧慮。偶有一兩個觸目驚心，衣冠整齊，舉止安詳的孩子，搶後垂青，破例收容，美其名曰：「讓他們學習，其定是：特之如數婢。分其抗體，是談不到的。

可是，中國文藝作家之所以成名，由於其是努力者，固不乏其人；而東奔西竄，登龍有術的，却也比皆是。「成名作家」的作品未必高明。本有湛深的修養，作品確也高人一等的作家，就因為成了名，許多文藝刊物的編者向他索稿，管面上既不敢敷衍應付，事實上，文章畢竟可以換米，於是他就必須多產，而多產之時，往往不得不在「陣年花」裏「更添了水，只求量的多，有時就不能顧到質的厚，作品漫天飛舞，而每一篇作品有沒有文藝上的價值，這就頗有問題了。至於一般剛從事於文藝寫作的青年，他們的「作品」，內容很固定，技巧很粗陋，只是詩無路，往往夫云：自信心，不得不投筆改行。許多作品，堆積在箱籠裏，也不能重見天日。所以，「成名作家」天天在滿牛似地擠出作品來，使應文藝市場的需要，時時有供不應求之苦；而許多「新進作家」的作品，雖在「囤積」，却不能「居奇」。這是文藝市場的病態。

但這癩癩一時恐怕不易補救，長此以往。也許會為痼疾。要醫治這痼疾，我以為既須「貨真價實」，更須認真的審別作品的優劣。「新進作家」的作品應該湧進「文壇」，以供資明的文藝刊物的編者選擇發表。而所謂「成名作家」粗製濫造的作品，則在掃蕩之列。

文藝刊物的編者，怎樣纔算是資明呢？我以為對於所收到的稿件，應該沒有區別「新進作家」與「成名作家」的成見，不論作者有名與無名，只問作品的內容是否充實，技巧是否高明。以此為選擇稿件的標準，這是任何文藝刊物的編者光明正大的態度。

培養文藝作家

苑嶸

主持文化工作的當局，最近正在積極推行「文藝政策」，這是值得稱道的一件大事。

所謂「文藝政策」，過去也曾推行過，但成效毫無，其原因，一部分由於理論沒有中心，一般文藝作家對此也缺乏認識；一部分則由於宣傳者，敷衍粉飾，一開始既沒規定進行的誠意與決心，到後來當然不能成爲排山倒海之勢，普遍全國，顯得廣泛而熱烈。最近所推行的「文藝政策」，已有明確的理論——建立三民主義的文藝，許多文藝刊物，也正紛紛的討論著，論調一致，比之從前的磅礴而雄偉，以此推測其成效，也當顯著而可觀。大勢所趨，既接近光明，我們更該爲之興奮。

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既已建立，現在所當緊要的工作，就是根據這理論而產生作品，從事於這類作品的寫作，則有待於一般文藝作家的努力。可是，在這這光明期，也還有許多困難亟待克服。

真正信仰三民主義的黨員，十之八九不是文藝作家。目前在文壇上活躍的文藝作家，絕大多數，多半不是三民主義的。既深切了解三民主義而又澈底信仰的文藝作家，却又往往徒因形格勢禁，而不能專於寫作的，我想也很不少，對三民主義的信徒之中有文藝天才和修養的青年，如何鼓勵激動他們去產生文藝作品，這是推行「文藝政策」的

切要工作。使一般文藝作家都能確切的了解三民主義而又澈底信仰三民主義，這種陶鑄改造的工作，也很需要。至於使一向有志於三民主義的文藝而努力，却又「事與願違」的文藝作家擺脫一切羈絆，並培養他們，鼓勵他們產生優秀偉大的作品，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工作。

古之作家，可以請文而攜官干祿，所謂士大夫階級，和諸官顯貴相若一而而已。其始也，吟嘯寫作，雖有十稔寒窗之苦。終則可立於廟堂，彈冠相慶。氣派身份，非同凡俗，所以士大夫階級之官。今之作家，實文爲生，窮賤之態畢露，多不爲社會人士所重視，幸登專門，登到一官半職，實際也還是介於「鬻官」與「庶務」一「秘書」之間的人物，從不待之如「專家」，視之如「幕友」。今不比古，真是不堪回首，立志爲文藝作家的人們之中，也該有寫一些風花雪月，專供少爺小姐茶餘酒後開心一笑的；也許有最高理想只是作「御前供奉」，取得社會地位的；但也不遺餘的作家：刻苦努力，企圖用文字做工具，從各式各樣的時候的作品上，燃起這個民族生存的熱忱和信心，增加他們憂患來臨時時候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這種作家，是我們國家民族所需要的，也就應該由國家來培植培養，予以種種助力，使他們實現其最崇高偉大的理想。一個國家爲了推行其種政策，可以添設機關，雇用許多公務人員，爲了捍衛國士，或戡平禍亂，可以編組軍隊，容納許多將士，爲了發揚國民潛伏的智慧與能力，整頓與勇氣，而向一個未來的崇高偉大的理想推進，似呼也應該有個獨立機構，遍及各國，收容培養無數的文藝作家。偉大的文藝作品，收效見功也許比一切政治軍事都來得遲緩而渺茫，但它的影響之大且深，却不是一切政治軍事所能比擬。這是百年千年的大計，國籍文藝作家的培植培養，一時雖不能見功取償，但向優秀的驕子和高尚的樁樁投資，敢信絕不是徒勞，浪費。

所以，推行「文藝政策」，倘欲收效顯著，即以應景，則文藝作家多半是散兵游勇，概不成陣線，當然也沒有戰功。倘爲百年千年大計設想，既須有明確的理論中心，更須有堅強的作家陣容。我們在戰時戰後都得建軍，建國，需要無數的「專家」，建設堅固的國防；也得在精神方面，培養許多「專家」，成爲精神強國，而將我們崇高偉大的理想建

樂起來，視為國防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門。……當然的，所培養的文藝作家之中，未必每個都能成為生龍活虎似的三民主義文藝的戰士，但這和各種機關中有冗員，軍隊中有弱兵一樣，從多數中得到少數優秀的人物，他們所發揮的能力，至少可以勝於無。薄英國能作家之中，沙士比亞只有一個，德國也只有一個哥德，法國也只有有一個柯索耶。但是，一個沙士比亞，一個哥德，一個柯索耶，總够代表英國德國或法國的所有人民向千秋萬世的世界發聲了。培養作家，即使偶得一二優秀份子，這收穫也是豐盛的。

從身邊開始出去

近凡

寫自己所經歷的，自己體驗最深刻的，自己已所知道的東西，容易生動出色，所以所謂「身邊文學」常常充斥於「文壇」。

散步自得的作家，以為自己已經歷過，體驗過，深切知道的一切，都是可以作為驚天地，泣鬼神題材，所有的作品，也就完全以自己為中心，彷彿竹頭木屑都成為稀世之寶似的。因此，寫來寫去，無非身邊瑣事或過去的情史之類，自吹自捧，以為得意，讀者為批卷長嘆，認為無聊。

以身邊瑣事為題材，本來無可厚非；但須加以選擇與剪裁。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小仲馬的「茶花女」，據說都是以自己的事為寫成的，照常是感人的文藝作品。日本作家，以身邊瑣事為題材所寫成的作品，也有讀之令人神往的。問題是：如何從自己所經歷過，體驗過或耳聞目睹的瑣事之中，挑選其最富於情感或有高尚意義的，而又以藝術手腕表現出來。似平凡的題材，而能寫成特別生動出色的作品，必須具有特別高明的藝術手腕。從平凡中顯出偉大來，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做到的。一個作家，倘藉種種廣告人的條件而享了盛名，偏偏自以為輕視淺矣，飲食起居，都已偉大起來，將自己看成一至美至善的藝術品，而又沒有濃濃的文藝修養，更沒有選擇題材，剪裁題材，組織題材，表現情感或智慧的藝術手腕，不論什麼瑣事，信手拈來，隨筆寫下，

寫從能度如此的不瞭解，其作品沒有文藝上的價值是必然的。

現在這時代需要富有肉有血有淚的偉大文藝作品，每個作家攝取題材的時候，也務從自己的身邊開拓出去。就在戰時吧，前線將士戰血苦戰，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使我們許多作家為寫作的題材。後方社會的種種動盪，不論是光明而的，黑暗而的，也有許多材料，可供我們許多作家為寫作的題材。將眼光放大，攝取題材的範圍放寬，為全民族追求一種理想，從一個道德標準，從這許多活生生的故事裏，加以選擇，剪裁，組織，然後用藝術手腕寫成許多作品，我相信這些作品一定是分量沉重，內容偉大，堪稱為表現全民族的情感或生命的史詩。至於戰後，我們全民族的職責是建國。建設一個合乎我們最高理想的國家，不難，各種物質建設的專門技術人材是難得的；但是把全個民族的熱情點合起來，推動這個時代，領導這個時代，走向我們的最高理想，這是我們文藝作家的神聖任務。要担當這任務，我們攝取題材的時候，也得從身邊開拓出去。

沉溺於個人的往日之夢，憧憬於個人的未來之境，據合個人的身邊瑣事，偶從個人所造成的小天地之間，舉手投足，即在咫尺之地上兜圈子。自己解放不了精神上的桎梏，其痛苦是不堪言狀。倘出這苦悶斗室，走向十字街頭，走向高山巨谷，走向汪洋大海，走向這戰爭和建國的生活激盪，所走到的任何一個角落，所看到的任何一個事物，所聽到的任何一種聲音，都值得我們攝取為寫作的題材，也都比我們個人的喜怒哀樂更有偉大價值與意義。

任何一個作家，不能這世而獨立，他必須與廣大而複雜的社會保持接觸，而且要在生活擴大而複雜的社會裏。一個作家的生活，假使不能接近現實，深入現實，而且了解現實，其結果，所寫成的作品也就離開了現實，即使富於幻想，長於技巧，這作品，在讀者也只能得到一些渺茫的印象，彷彿是飄飄渺渺的游魂，沒有骨，沒有肉，沒有血，也沒有淚，絕不是可以感人的作品。即使描寫身邊瑣事，離開現實的作家，一定寫成單調枯澀的作品，絕沒有接近現實，深入現實，了解現實的作家們以身邊瑣事所寫成的那樣深厚而廣遠，這是可以斷言的。

W君

想起了W君的一切，只覺得我迷沈在一種模糊的夢境中。

在一個星期裏面開始認識W君，他給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二十多歲，一個瘦小個兒，而孔士的眉毛和眼睛，擠在一處，而又加上一頭蓬鬆般的頭髮。那正是夏天，他赤着膊，坐着的時辰兩條很瘦的臂膀常是又若腰，肋骨的下而，顯出一個菊花紋的刀疤。他的兩眼永遠是發着直，但有時又骨碌碌地轉個不住，他是想些什麼呢？我不知道。

那個劇團，可以說完全是烏合之衆，因為那裏面，雖然有一個舞台名演員和一個電影明星操縱着一切事務，但大部分是流亡的青年，爲了逃難，加入了劇團，借以混飯吃，而又想儼然成爲「藝術家」，或者信此可以變愛的，所以所謂組織和紀律，是不開可知的。

W君是那裏面佔重要地位的一員，是對於業務和藝術最認真的一個。他們租了一大院子。W君住在朝西的一間小屋子裏。他有一個長髮披肩，走路來像一條棍子似的太太，和一個一歲多的全樣和他一樣眉目擠在一處的女孩。櫃牀上擱着簪子，小方桌上亂七八糟擱着報紙，文具，茶具，青根醬和芝蔴醬之類。他的太太光着腿拖着鞋，他穿着條洋服褲，赤着腳，套着雙破皮鞋。當然，我不能因此就覺得他不顧眼，因為他們是從徐州一路流亡過來，並且是劇界的人。

第一次和會面，他坐在床沿上，抱着那孩子，擱着眉毛很認真地研究着什麼似的說：

「生活經驗，很可以的了。把握現定，確定題材！」

我了解他是在立志作「劇作家」了。我曾聽過他演劇，他扮演四等客車裏的「大茶館」很像，我很受了感動，對他發生了興趣，因此就常常和他來往。我看見他在院子裏擱着那方檯，坐在小椅子上寫劇本，

擱着眉毛，轉着眼睛，抓着頭髮，很費勁地思索，而最後總是擱下筆來，嘆氣說：

「寫東西真不容易呀！」却又自己安慰自己：「沒有關係，一天寫幾句，慢慢兒來，總可以寫成的。」或者，便把稿紙塞進了房裏的抽屜，又去抱起了女孩子。眉毛擱得更緊，眼珠轉得更快了。

他家裏吃得很壞，我見他們每天吃湯塊，菜呢，永遠是芝麻醬，青椒醬，豆瓣醬，偶然，他太太用洋鉄罐子煮一罐米飯，炒一盤茄子，這算是最講究的一餐，這時候，他總是把方檯當餐桌，坐在小椅子上吃飯，見了我，用筷子招我說：

「吃點米飯！」

我知道這是他的客套，也不忍吃他的「米飯」。但我總覺得他那笨笨的手式很不好看，因為他總是只用大拇指和食指沾住筷子，其餘的三個指頭直伸着，這樣子，真有點難看，但這是他的習慣，我只能捐棄我的成見而欣賞而已。

他有幾十本書，用一塊布包着，常常從床底下拿出來，又塞進去。他是謹慎小心，我知道他並不是愛書，而是現這些書是今日的套貨，恐防人偷了。但他這些書，我看出一本美國哈米爾頓的「戲劇論」，兩本俄國羅那「爾斯其和蒲列哈諾夫的「藝術論」，和許多中國現代的劇作家的劇本。這些書，我很久以前都看過，覺得學不到什麼而丟掉了的，而他還這樣的認真地珍藏在床底下，不得不使我暗暗地想：

「你會從這些東西裏面得到什麼知識呢？」

他認爲我是「作家」，其定，我對於這個名辭很感頭痛。但我常常到他那裏去，因為我感到寂寞，喜歡參加這種熱鬧的集團，雖然我看到

諸葛景文

他們的生活樣式常常害怕，但我原不是他中間的人，進去鬧一會，就走，覺得也不妨事。

我無聊的時候很喜歡和人談些上天下地博古通今的浮誇言語，這彷彿使他高興而且近乎崇拜我了，他認真地討論各種其大無比的問題，好比是「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人類的將來問題」等等，這使我很窘，因為我常常覺得愈得到這樣的問題，愈覺得一切嚴重而活不下去，我喜歡做一個胡塗的老百姓，至多，只談談文學藝術，而他把這些上帝都難以解答的問題來請教我，這使我不得不負責任地把書本上的各種理論來亂扯，我覺得很對不起人，但是，已經成了朋友，有什麼關係呢？

談到生活，我對於流亡的生活更感痛苦，因此也更恨日本人。但他對於這戰時生活，好像反而感到興趣。他常常誇張地給我談說他在這次戰爭中所遇見的事。說話的時候，搖搖頭擺擺得意地想像着，那神氣，好像他正遊歷了新大陸回來。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得意如他所說的得了多少可貴的生活經驗。

他不怕爆炸，他說：

「我覺得，我隨時都有死的可能，怕有什麼用呢？」所以他不防空，但是，每逢空襲期間，他卻把那小女孩好好地安放在桌子底下，我佩服他想出了這一種防空方法。

他的工作忙得很，選劇本，排戲，送道具之類的車到劇院裏去。其次是草票價，計算每次公演能賺多少錢。再其次，是判那個名演員和電影明星家裏去周旋。無論什麼事，他是那麼負責，認真，熱心，為了一個小問題，好像是少了一包洋釘之類的事，就會用某本書上的理論來和人辯論，甚至於會氣憤憤地主張說要召集大會，以「合理的方法來解決」。他常常是鬧得氣喘吁吁地，可是人家並不理會他，於是，他在背後的主張，見解，議論更多了。

這些不滿意，他常常在我面前談起，好像認為我是他唯一的知己。據他的意思，對於那劇團主理擬一個計劃，而於幾月以內完成，有方針，有目標，可以公演多少大劇。籌措多少基金，並且可以訓練多少「幹

部」。他說得頭頭是道，井井有條，使我認為他是一個「人才」。但我對於劇團，也見過很多，總以為這些「藝術家」們，都是「自由主義者」，很難組織，所以更談不到計劃，對於他的話，除了默然地點頭，表示「佩服」以外，不敢說話，因為，我已經了然於他的性質，是一種「夢想家」的人物，如果我同情他的話，他一定會說出更時髦，更神氣，更見其為一位才具，更政治性的話來：

「我給你組織，核心，外圍，請你來領導！」

假如是這樣，我怎麼辦呢？我豈不成了一個「野心家」，有「領袖慾」的人？何況我是只會看戲，不會演戲，也不想成「劇作家」的人呢？

他果然又說出了更偉大的理想，他說：

「假如，我們現在像孔子一樣，帶着學生去周遊列國，最後能否致天下於治平呢？」

糟啦，我給考住了！我雖然讀過「論語」和「孔子世家」，可是我實在不是春秋時代人，孔老夫子究竟怎麼會事，我臆想不出，而現代是「變化」「活用」的說法，但「戲園」和「致天下於治平」的宗旨連在一起，終究是使我難於置答，我只好胡扯，說：

「藝術家與其做孔子，不如做耶穌，預備釘上十字架，或者做釋迦牟尼，拋棄家庭，到處遊說。」

「你對於佛經，對於聖經，有什麼見解，我們怎麼樣纔能像他們那樣偉大呢？」

我更沒有法子回答了，我以為，他被日本人鬧成了一條光棍，當時一天吃不到兩餐飽飯，而還和朋友談天，已經够偉大了，如果再要偉大，只好和甘地一樣絕食，但「藝術家」又何苦採取這種行動呢？

但他確乎想修練成一個偉大的人，我看見他幾天之後，在房裏牆壁上貼了一張課程表，上面的功課是「英文」，「讀書」，「創作」，「見客」，「訓練妻女」，「排戲」，等等節目，而最後是「打太极拳」。打太极拳的時間在黃昏時候，他命令他太太點着洋風坐在房簾下照着

他，而他照着一太極拳法，在院子裏一而呼氣一而運氣，他認爲這是強身健體的好法，但是他只是更瘦下去，並且有一大箱苦地吸了。他嘆了口氣，「唉！想不到，我的身體壞到這地步！」他一邊嘆着，一邊自責自罰也和他太太說。

最後是果糖在樹下，嘆着氣，「這世界是氣人哪！」

但明天，他忽然又到我那裏去大談其戀愛問題，說：「我覺得我如果身體強健，只有再戀愛！」

這批醫生之請我聽着很是新鮮。但我懂得藝術家們大都崇拜古代希臘人，而古希臘詩人們是讚美戀愛的，希臘神話裏說了很多戀愛的故事，我看過，但古希臘卻沒有傳下一本「戀愛可以強壯身體」的著作。我不敢贊成他這意見，但也不便反對，因爲，我相信贊成和反對，同樣會引起他的辯論，而氣味味的說話，只有使他的身體更壞，何況他還想戀愛呢？

他固然擰着眉毛，表現出好像爲着某種嚴重的問題而愁悶的時候很多，但有時候也會曠達地對着空氣發聲嘲笑，有一次，他爲了小女孩吃牛奶的問題兩手叉腰在院子裏團團轉，悶悶地說：

「真煩人，這又超過了我的預算！」

「反面，你生小孩子已經是超出預算了，還有什麼辦法呢？」

聽了這話，他擰起面孔，向着天空，閉着眼睛，哈哈地笑了，這時，我相信他那那新算會到一種人生的哲理，理性衝破了感性的糾紛，想像打開了現實的柵欄，而使全生的神經放鬆了，雖然我知道這種習慣無補於他的憲生，但我相信，這三種現象，如他打大板拳是斷至得多。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走到我住的地方，大搖大擺地走進我的臥室，說：

「我把你這更當作豪華宮罷！」

雙腳擰在床板上，下面露出了長褲褲的褲腿。這套新式長褲褲，與舊「四海無敵」，皆兄弟也。我舉着這套新褲，對於他這種行動，不願加以批評，而且只有熱誠招待，我給他倒了一杯茶，說：

「我這更強健，你可以在這期休養休養。」

「你不知道，」他憤怒地說：「我真氣死，我的氣只是在湧：」

他的髮如飛蓬的頭在我的褲頭上左右旋繞着，很細的褲子好像拉得很長，離開着洋服褲衫的扣子，露出了肋下那個菊花紋的刀疤，筋骨暴露着，顯露着，扭動着瘦細的腰，直挺着兩腿。我不知道「氣往上湧」是怎麼回事，但看了他這樣子，再再他定是在太瘦弱了。

「成大吃着塊塊，還要談偉大的理論，怎麼不變瘦了？」我想。「氣什麼呢？」我說。

「你那更知道，」他說：「××就不是個政治人才，他不配當領袖，他怎麼能領導劇團呢？他沒有事業心，所以我很生氣！」

「事業也得慢慢來。」我安慰他說。

「你覺得，」他忽然又興奮起來，但頭擰得厲害，動子也擰得更長了，說：「一個劇團，應該採用怎樣的設備呢？專制呢？還是民主呢？」

「君主立憲吧？」我只好衷地回答他。

「哈哈！」他笑了起來，「君主立憲！君主立憲！」說着，頭又搖了兩下，呼呼地在我的床上睡着了。

兩天之後，我又去看他舞台上的表演，他扮演一個被銀行經理辭退了之後不能生存而發瘋的人，表演最緊張的一段情節的時候，他在舞台上驚着空中，力竭聲嘶地說話，好像空中有一條繩子，拉着他的頭，要把他拉到空中去的樣子，他的頭子拉得更長，眉眼也向外擠在一邊了。

我懂得，他的氣是在「往上湧」，加他的全生命，正被生活束縛着又被控制在一種想像中，他拚命的喊，拚命的喊，我很替他難受，覺得他正承受着一種殘酷的刑罰，我沒有看見戲劇的本身，却該他本人感動了。

第二天，我去欣賞他的表演，看見他正在啃錫塊，錫塊上厚厚地塗

著書報費，對我說：

「我的腸胃很奇怪，你看我今天吃半碗麵餅。」

「大概是昨天太累了。」我說。

「口味來我們是賣命啊。」他說：「但我覺得，這裏的病現很好，當弄弄地提高了嗓子說：

他們那個劇團，因為一次公演失敗，一天一天地淡散了，我看見他們在那大院子裏開會，大家都很消極，很多人不說話，只有W君仍是很昂揚地提高了嗓子說：

「我相信，無論什麼事，只要一致團結，跟苦奮鬥，不會不達到目的，我們不要因為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轉變了我們的意志。」

「但是目前的伙食怎樣解決呢？」一個朋友說。

W君的理论被推翻，他直着兩眼，眉毛擰成了一條線，不說話了，我看見他又叉着兩手，在院子裏兜圈子。

隔了一天，他忽然又走到我住的地方，我請他坐在他曾經輪過的牀上，照常給他倒了一杯水，但是看他的神氣，是對於什麼都不平的樣子，對於我，對於我的住處，也是不平，他的穿着破皮鞋的脚高高地擡在我的椅子上，兩眼直視地轉了一回，突然說。

「你現在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無非為朋友幫忙，糊口而已。」我說。

「一個月能解多少錢呢？」

「寫寫文章，」主任每月送我幾十塊錢，在這裏，吃飯，住房子不成問題，但是沒有薪水，此外，有兩朋友給我介紹給X演員編劇，每月送我幾錢，但我並不計較，反正是沒有辦法，只當遊戲而已。」我不禁想起我的過去，可憐地說。

「收入不可不啊。」他憤憤地說：「可是我對你說，我想不成都了。」

「上成都有辦法嗎？」

「X政務部請我去當導演。」他笑着，舉起手來，豎着大拇指，這計劃，使我聯想到他吃飯的神氣。在我，認為不管你是「藝術家」，「藝術家」也罷，如果你是個政府機關做工作，便是一

個公務人員，而公務人員，必須要有特殊的修養，決不是那那樣的人所能勝任愉快，聽了他的話，我說：

「當然好了，可是，你能當公務人員嗎？」

「我說這話，是在覺得他這樣的性格不宜於當公務人員，所以很有點為他擔心，但是他大聲說：

「告訴你說罷，我現當過一任科長呢！」

當科長其實是非常的事，不過我看見過許多科長，全不是他這個神氣，我以為，當科長的人，做的是承上起下的事，本身並沒有多少工作，主要的是要對上謙恭，對下和氣，說話圓轉，態度溫和，外面而內方，會乘手持立，會發號施令，會點頭握手，會出門送客，會閉門談話，會哈哈大笑，會竊竊私語，會帶假手錶而動真氣的人，糧食材料，像W那樣的人，實在不够資格，就他那種完全沒有受過辦公廳的訓練的神氣，定在使我對於他的話發生懷疑，我想：

「像我這樣的假包貨，還當不了科長，何況你是自以為天才獨步的呢？」

但是他繼續說：

「我在X（地方）當科長，我看見那個地方的人，那山呀，真雄壯，真壯人，影在你的面前，漆黑的一座，人對着他，只覺得神秘，只覺得恐懼，這種景象，是我們應該經驗的，你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他做著，這完全不像是個科長的話了，當科長的人，應該奉公守法，謹慎小心，注意人事和瑣碎事件，像這樣讚美山的科長我很少見過，我不信他的話，但從此以後，他果然，離開了那個團，到成都去了。

二、

差不多有兩年之久沒有見W君。我和他們那個劇團的主持者T君很熟識，我常在他那裏問起W君。T說，W才是個有氣魄成都去的，但是在那裏倒，T想回來，常常來信要求他經濟上的接濟，有一次，我聽得W君在成都害腦膜炎，很危險，我很為他擔心，但在知道他開病的好息不久，聽T君說W君又回來了，因為T君已經和他

事機關弄好了一個「藝術的差使」。

從那裏動身之前，W君先給T君來了封信，我見着那封信，上面有這樣的句子：

「……今後當爲我兄弟盡效力，亦務使劇運完成在X的權威。惟兄發後好在弟前，爲之草事宣傳，意如W先生者是今日中國劇會之翹楚，今日成都來，携有大量戲劇作品，及最前進之戲劇幹部，……」

「他這信是什麼意思呀？」我看了之後，覺得莫名其妙，苦笑道。

「女之又女，女之又女……」T君也笑着說。

一月之後，W君來了。住在T君的家裏，T君給他接風，我也成了座上之客。我重新和W君見面，見他的神情比二年前老了一些，但眉目仍然擠在一起，他那個同樣眉目擠在一起的女孩子也長高了。他太和孩子子除外，他自己的行李是一物條箱的腳本——這是我叫他改買的——兩條舊棉襪，兩雙破皮鞋——一雙套在腳上——並且帶着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一個穿着時髦的軍服，一個穿着軍裝，武裝帶，長統靴。他們三個人圍着飯桌，一個穿着軍裝，一個穿着軍服，長統靴。W君穿着一件淺灰色帶條子布的狐腿皮袍子——皮已經褪得成了光板了。——在T君家搖搖擺擺走着，像一個真得先生，見了我，歡然和我握手，把那兩位青年介紹給我，說：

「這就是我的兩個幹部！」又把我介紹給他們說：「這是某先生，和我莫逆之交！」

當吃飯的時候，T君備了酒，W君生在T君的旁邊，端起酒杯來！「就是他拿錢的神氣——」說：

「我們今天要痛飲一醉！」

他大口喝着冷啤酒，一面用照例的手法把筷子夾肉吃，一面大聲談論，看他的神氣，是憤慨，感傷，憂愁，希望，全夾在一塊兒，被酒燒着，在肚子裏起着作用，忽然他說着英文：

「Oh! No! I see this is nonsense…… Pat…… What…… You know……」

忽然他閉起了眼睛，臉子發白，眉毛粘在一起，神氣悲苦得使我望着他哭出來，他從椅子上滑到地上去了，他的兩個「幹部」，扶他到那板床上去。

很巧的是我當時也在那個軍事機關服務，我知道他已經成了我的同事，舊友同堂，對他表示歡迎，第二天是他應該去見主官的一天，下午時候，我坐在房裏，忽然我的房門一開，被人踢開，衝進來的是全副武裝的W君，但我看出他那一套行頭是他的那位青年幹部的，而穿在他的身上，仍然是那麼寬大，顯得他的人更瘦小，眉目更見擠在一起了。他一進來，依然是二年前曾經在我住所裏的樣子，躺下了我的床鋪只設了一句：

「你房子很好啊！」

再沒有別的話一翻身，拖着一雙太大的棉鞋，大踏步又走了出去。

一禮拜之後，他搬進去住了。他的宿舍裏是一張板舖，一張小桌子，一張椅子，一個煤台，一疊箱子，一個水壺，他把那板舖空蕩蕩地擺在房子的居中，兩面的牆戶全打開了，顯得那個本來不大的房子更寬敞他對我說：

「從今以後，我要好好地寫劇本。」

他的工作是排戲，在他的房裏，會調許多青年男女演員，他們都是口齒伶俐，動作活潑，W君從成都帶來的一幹部也在那裏面，常常是哄然一星，鬧得W君，W君就在他們中間提高了嗓子講經談法般大談其理論。

晚上，是他寫劇本的時間，在羣動皆息的深夜，他點着洋燭，擠着眉毛端坐在小桌子上握着筆，有時候，我聽見他跑到牆戶外面去小便，呼了一口氣，又爬進房裏去了。

他仍然研究着「人生」「政治」「教育」「藝術」，上的種種偉大的問題，想到得意時候，滾在舖上哈哈大笑。有月亮的晚上，他 sometimes 想起了古人的詩句，好像說：

「君問」並酒，獨的自相觀。

「這一期詩刊，從詩刊想到詩人，想到詩人的生活 and 思想，我看出他是那麼高興，他大概是讀到詩裏去了。」

他又說：

「我現在總知道和尚生活的快樂！」

我不知道他寫成了幾個劇本，老是只見一發一發寫着字的稿紙亂堆在那小桌子上，墨盒上沾着臘油，毛筆上沾着漿糊，耗子在他房裏蹣跚地打了幾個洞，而他又大談其托爾斯泰和王爾德的藝術論，這年我想起二年前他布包裏的那些書，我暗暗想：

「你怎麼又丟掉了冷米爾頓，盧那察爾斯基，蒲列哈諾夫了呢？」

「有幾天，他又搬到家裏住了，沒有事，我到他家裏去，仍然是一間小屋子，但床上已經不掛帳子了，他的那位長髮披肩的太太，看起來已經很老了，那個眉目擠在一起的小女孩又長高一點點了。他家裏已經不吃鍋粥而吃麵條，但是下麵的仍是芝麻醬，豆腐，醬蝦醬，他常常蹲在床邊，弄台上的仙草，就作了他家那的酥餅，哈米爾頓，盧那察爾斯基，蒲列哈諾夫的著作又出現了，斜插在一個照相箱裏用以插乾片的架子上，牆上貼着動物標本標圖，豬，馬，牛羊，駱駝，貓頭鷹，啄木鳥，松鼠，蛇，蜈蚣……他說：

「這是我掛的字畫，全時也可以教育孩子，一物兩用。」

我很佩服他的經濟和聰明，但他的神氣，又不像從前那麼高興了。

有一天，他讀在桌上，眉毛又擠成了一條線，這表示出他又在爲了什麼而「氣往上湧了」，我說：

「你怎麼了？」

「我氣死啦！」

「怎麼呢？」

「我現在只想做買賣了。」

「你不能做買賣，做買賣，要有資本，沒有人，」我說。

「這樣有什麼希望呢？老是受人家的窮氣，一輩子也翻不了身，我現在有朋友，有貨，就只要推銷，我正想活動一個演說隊長，藉此做買賣，我不做，叫「幹部」做，有什麼不能呢？」他氣憤憤地說，好像真是家裏藏着什麼寶似的。

「你寫的劇本呢？」

「劇本，」他藐視地說：「寫不出來，腦筋裏一個字也沒有！」

他又是一年前住在那個鬧鬧裏的神氣，沒有事，看着眉毛在院子裏翻開打轉，坐在椅子上吃飯，那臉色，並且比他前更黑，顯得更令我替他發愁，和他正在一起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們聽見他晚上睡覺老是說着：

「氣死我拉，氣死我拉！」

他爲了什麼而生氣，誰也不知道。

有一天，我看見他和他太太吵來了，我記得他對他太太說着：

「一個富太太的人，這樣不了解男人，你知道我有氣，偏要叫我生氣，早晚，我會給你們氣死，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對付這個，對付那個，險些不要做出多少種的姿容和表情，我何苦呢？想起來，我當初在徐州府，游擊隊快組織起來了，基礎快建立了，……氣死我，我現在只靠我有辦法，弄錢再找錢，給你們，離開你們，好嗎？」

幾天之後，我又去，W君，可是他出去了，他太太告訴我：

「他到×城××部當軍演去了。」

他太太披長髮，正在院子裏一條棍子似的走着忙，侍候着那個眉目擠在一處的小女孩，我看這小女孩的神氣，愈有愈的W君，對着她那眉目擠在一處的面相，只覺得心裏氣悶，愁苦，我又想到，假如那小女孩，將來也做W君一樣，我心裏更覺氣悶，愁苦了。

紅豆

(中)

葉鼎洛

這一學期之末，葉祺和房鶴齡一起離開了S省，重新回到S埠。他們都到了職業，文學家和藝術家一起住在一個宿舍裏，兩張寫字台面對着放在被白棉線拂打着的玻璃窗戶，窗紙和窗裝嵌着四聯，這又成了一個幽雅的背景。將紅瑣的畫像和照片也就懸在牆壁上，她已經成爲房鶴齡的朋友，但也成了文學家和藝術家共同暗自欣賞的對象了。

文學家很忙，藝術家也很忙。文學家忙於寫文章，和翻書本，藝術家忙於作畫和打扮。房鶴齡買了成堆的鋼筆頭，於寫文章之忙裏抽閒給將紅瑣寫書，葉祺買了成打的油彩，於描寫自然之外又千方百計去找畫像的對象。差不多每隔一天總有一封粉紅的小信和從那裏的手裏送進這房裏來，也差不多每隔一個禮拜總有一個女性到這房裏來和葉祺談笑，房鶴齡常常拿着鋼筆偷看葉祺的換特兒，葉祺也常常拿着畫筆偷看房鶴齡寫情書。

葉祺常常看見他屢屢情書之後，就把那紅色小信封塞到右邊一個抽屜裏去。他並不知道他的愛情，因爲他覺得他的愛情的範圍更加擴大了。一次純潔的戀愛和友誼已成了他的題材，當然又要向另一方面去找尋藝術和詩意的材料，他於是到名門閨秀那裏去搭談談天，到外國公園去沈思默想，到球場裏去觀賞地仙，到酒館裏去調笑侍女，到跳舞場上那時中國剛有跳舞場！和妓院裏去假調情，他覺得人們對他很好好感了。他的藝術的戀愛從沒有失敗，女學生既給他畫了相之後還請他在她手心裏吃口香糖，有了必成爲丈夫的因之幾重要他的照片，而一些名門閨秀，而世名媛又都認爲他是知情識趣的好朋友，這自然因爲他是天才，而且是個美少年！他覺得自己更漂亮了，他更以在萬人讚美的大部

會使人注目爲榮了，他於是異想天開，匠心創造，戴了紅帽子去坐在遊藝場的茶座中，戴了草帽去在冬天的十字街頭徘徊！差一點就沒有敢在衣襟上插上鮮花！在嘴唇上塗上紅紅！在西裝上繫上綉帶！

日子過得飛快，房鶴齡的愛情成熟了，葉祺看見他睜着明銳的眼睛，抓着蓬鬆的頭髮，張牙舞爪地說：

「葉司將快畢業了！要到S埠來了！」

但這時候，房鶴齡忽然計劃着一種大規模的××事業，他又口沫飛濺地說他們的前途將有莫大的希望了。這事因爲他對愛情已經放心，精神轉到事業上去了。

他是他的同志，他也是他的同志，他們表示合作，也彼此欣慰，彼此鼓勵，同時也彼此開始交了許多朋友：有詩人，有畫家，有小說家，有戲劇家，有雕刻家，有音樂家……總而言之是從全中國三山五嶽聚集到S埠來的自命不凡的人。

他們從小宿舍裏搬到一所小洋房裏去住下了。房鶴齡早已把亡妻的哀愁消磨在新的愛戀和新的事業上了，朋友們聽見他說個個結婚了，將紅瑣帶着一筆父親折給他的錢轉給S省趕到S埠來了。

冬季一個奇寒的日子，將紅瑣和房鶴齡就在小洋房裏舉行結婚的儀式。將紅瑣來到S埠之後，不到一個禮拜就換了時髦的裝束，衣服改換了，裝飾革了。她請理髮匠剪了頭髮，請成衣匠製了旗袍，到大公司裏去買了絲襪和高底皮鞋，又到銀樓裏去買了寶石的戒指，結婚的那一天，在一盞汽燈燈光白熱的照耀之下，葉祺看見她抱着穿着禮服的房鶴齡，他覺得她的眉毛更長了，眼睛更亮了，鼻子更端正而爽利了，嘴更玲瓏而小巧了，頭髮更像柔葡萄似的覆蓋着她那俏皮的臉蛋了，背

村史做件技似的搖擺着她那動人的豐韻來了，她那眉心的一點黑痣和頰邊的一縷酒窩也更鮮明悅目了，她想：她該是一個宇宙間美的造形呀！而他，那一天，也就在衣襟上插了朵紅花，成了這幸福的結婚的儀式裏面的新郎！

他們結婚以後，華祺和房鶴齡仍然是弟兄般親愛，華祺和蔣紅瑛仍舊是師生般熟識，一對新夫婦住在樓上，而華祺便住在樓上另外一間房裏。

可是有一天，房鶴齡悄悄地走到華祺的房裏，慌得什麼似的把一疊信塞在華祺的手裏，說：

「華！對不起，你救我，你給我藏著罷！」

「什麼？」華祺說。

「這是一個秘密！」房鶴齡急急出去了。

華祺對於房鶴齡的動作和信件，感到了出人意外的神秘，他關緊了門，讀完這一疊信，使他了然而這是另外一個女人從遙遠的地方寄給房鶴齡的信件！那裏面，有些是寫着她怎樣崇拜他，有的是寫着她怎樣愛她，有的是寫着她怎樣想和他見面，有的是寫着她怎樣希望他愛她，有的是寫着她怎樣知道他已經有了未婚妻，但她仍然得愛他。有的是寫着她怎樣知道他已經重新結了婚，然而她仍然是愛他，所有一切的意思是：愛情和結婚並沒有關係呀！

華祺看得幾乎頭暈起來了，把這個朋友的秘密保存在自己的箱子裏了。

房鶴齡和蔣紅瑛在他們的房裏度蜜月，紅瑛原來的那張小照片收拾起來了，結婚紀念的照片掛在牆壁中央，而華祺畫的那張傑作，就掛在他們的床前，華祺常常到他們的房裏去，賞玩著他們的新房，體味著他們的情愛。房鶴齡仍然和他還朋友談文學和藝術。蔣紅瑛仍然和他這老師談藝術和人生。他們對於他的招待，有龍井茶，有花雕酒，有美國的麵，稻香村的點心。他以朋友和老師的資格，搖擺在朋友和學生之間，沒有顧忌，沒有拘束，他覺得很愉快，很瀟灑，很灑脫，很大方，他以爲，他們的愛情是他賜與的，他們的幸福是他附送的，他是個俠情慷慨

而仍然是美的少年，他對着他們的鏡子照照容顏和頭髮，整齊衣褲和服裝，這應該更像一個大才，一個藝術家的了，然而，他的心情忽然憂鬱起來，憎惡起來，這因爲，他想起了房鶴齡的一疊信件，想起了他和她的故事，想起了那另外一個愛房鶴齡的女人，總之他又想起了宇宙，人生，社會，愛情，結婚，藝術，文學，詩，這些問題來了。

有一天，他在他們的房裏，默默地望着他那張曾經一手造成而贈給他們的畫停到房鶴齡說：

「房！你把這畫像給我罷！」

「爲什麼？」房鶴齡說。

「因爲這是我得意之作，是我的生命！」

「好罷！」房鶴齡顯然是很怕，他似得想了一想：說我還你！」

於是，那蔣紅瑛的官像，那畫像，那鍍金架子的藝術品，他的傑作，又掛在華祺的房裏了。

七

房鶴齡和蔣紅瑛結婚之後，仍然爲了事業很忙，但也好像比着事業以外的事。他忙着，她陪着，宛然又像她學生時代的假期中的情形一樣，到華祺的房裏來看畫像了。

她好像愛憐着自己的青春也愛憐着自己的美貌似的對這畫說吟吟矚矚着，而華祺，對着她這結婚不久的新婦和她那少女時代的遺像，便發起他的議論來，他說：

「我們的青春是容易過去的，這是我們的悲哀。我們不能保留我們的青春，唯有藝術的力量，可以填補這種缺陷，所以我愛藝術，愛這張畫像，是爲了我，爲了你，爲了藝術，它它永遠紀念我們的青春！你看，即使我和你，將來有一天不在這世界上存在了，有這畫像的存在，你的青春，我的藝術，不依然存在着嗎？」

「你怎麼說些不吉利的話呀！」她笑道。

「這是一種高深的哲學！」他說。

「可是我並不想聽哲學，」她笑道：「我是想要有一個人陪我到各處去玩。」

「我身上有花馬汗！」

「不，你就是一朵花！」

「那末，你多看一會兒吧！」

「我越看越想看！」

他漸漸伏下去了，他的臉子靠得她的臉子更近了。她從被裏伸出

手來勾着他的頸子了，他也把她抱住了。

「唔……」

「我說良心話吧，我是早就愛上了你的。」

「我也說良心話，我實在忘不了你。」

他們吻着了，吻着，吻着，無止境地吻下去，他抱得她更緊，她也把他抱得更緊，忽然，他又放開了她，說：

「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就此為止吧。」

「唔……」

忽然他們又抱住了，不但吻着嘴唇，並且互相吻着眼睛，而頰，頭髮，眉毛，頸子了。

然而，這時候，他忽然接到了他的妹妹從家裏寄來的信，她給他描寫了家鄉的景緻，描寫了他的母親思念他的情形，他差不多已經忘記了故鄉，忘記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了，但是他妹妹的信，引起了他的回憶，他離開家鄉的時候，他妹妹還不會寫很好的信，而那時她信裏給他寫出了流利清新的文章，他被這一紙同鄉的筆跡感動了，想回故鄉和母親來了。

他感傷地對紅瑛說：

「我要回家去一趟，但是我立刻就出來。」

紅瑛拉住他的手說：

「不要回去啊，我也有家鄉，也有父母，可是，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我和你這樣的情形不能繼續下去，我很久沒有回家了，我回去一

個吧。」

紅瑛忽然睜大了眼睛，生氣說：

「噢，我知道啦！你家裏一定有未婚妻，你一定回去結婚了！」

「沒有，」他叫起來：「你相信我，」

「那末……」她去抱住了他。

「我們實在太痛苦了！」他也抱住了她，感傷地說：「你要知道，我實在不願意你為我負不貞之名，所以想回家去一趟再來。」

「其定，我願意和房離婚，但這樣人家一定要說是你勾引我的，所以我也不願意你成一個無義的朋友！」

足足有十幾分鐘的時間，他們默默地相對着。

「只要肯肯，」她眼角上流出一顆淚珠來：「我和你一起死吧！」

「傻瓜了！」他還存他笑道：「你讓我回去一下就好了！」

一個澄明的月夜，他和她在馬路上走着，月光把他們的影子雙雙地映在地皮上，他們踏着他們的影子，無休止地走過去，她緊抱着他的手臂，重複地用哀苦的聲調說：

「祺！你不要回去！你不要回去！我現在沒有你，一天都過不下去，你不能離開我！」

他凝靜地望着月光之下的她的臉，覺得她好像一個歷史傳奇上描寫的哀傷的王妃，也好像一個出現在神話境界裏的精靈變化的魔怪，是超現實地顯出夢中人物似的豐碩來了。走到一個樹蔭底下，他又把她擁抱起來，想膝下有一片草地，在月光中反射出銀光，像一片玻璃的土地，他們坐了下來，並且躺下去了。

「我也離不開你，可是，我實在想回去看看父母！」

「你這個人太冷，太殘酷，不通人情！」她哀傷地說。

「……」也沒有話。

「這裏，決不會遇見人！」

他忽然一把埋住了她，在那像氾濫着萬頃銀波的月光之下，他看出她眼睛裏好像出了火，她的眼睛反射着月光，閃出了點點的銀星，她的

覺得許多由黑葡萄似的雨雲，輕輕地覆蓋着後園和頸子，她那在月光中仍不失其鮮紅的嘴，像正在綻開的一朵春花，她不言語了，但見她的眉梢在那裏高她得意，她的眼角那裏向她送情，他被她這迷人的色相攫住了，他的心也極得快樂爆裂了，他決然想做點什麼事，但他終於跳起來，用拳頭敲着自己的頭：

「我可以死，我不能對不起朋友！」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她狠狠地打着他的手臂，舉着胃尖。

「我也離不開你，可是我定在想回家去看看父母。」

第二天，華祺和紅球在那樓上接了一個長吻，坐着大車回到了離他不遠的故鄉。

華祺接到妹妹的信的時候，他計算自己的年齡，已經二十六歲了，自從十九歲離開了家鄉，到那時已經是七年沒有回過故鄉了。他之所以不想回故鄉，其實並不是他完全忘記了故鄉，是故鄉的一切和他的觀念衝突了的原故，他因受着觀念的支配而在各處流浪，這流浪，是爲了藝術和感情，但藝術和感情已經使他疲倦而疲勞，於是他又因接到妹妹的信札而懷念到故鄉，他的回故鄉，是純粹想到了他的母親和妹妹，然而紅球的偏側並沒有錯誤，他的父親之所以叫他妹妹寫信叫他回故鄉，實在是爲了他的結婚！

華祺很久沒有回故鄉，他的家鄉人，都以爲他是負氣永不回家鄉了。他的母親，很久不知道華祺的消息，這一年，忽然在報紙上找到了他的行踪，於是叫他的妹妹寫信給他，母親思念他的兒子，妹子懷念他的哥哥，這所以使華祺接到了引起回鄉的家信，而這家信的用意，定是在勸他回去結婚。

華祺回了家，他的家裏人都覺得他已經成了異樣的人，他也自以爲他是那故鄉的出乎其類的人，他以那種與衆不同的姿態如入無人之境似地，出入於家庭和社會，他的家裏人都覺得他和原來的本性不相符合了。他的母親便感傷地說他已經習慣於浪漫的行爲了，而他也認爲他家裏所有的人是不足一顧了。

她們罵他而忙碌，他復有理由和方法禁止她們的忙碌，於是他們看

他們忙碌。也僅他們是爲他而忙，他想起他的未婚妻來了，她美麗，清秀，但他是在不願意和她結婚，他認爲兩性的交際會破壞了綿長的愛情，永遠的戀愛，藝術的想像——這是他這個天才的哲學！他永遠想玩弄着愛情，玩味人生最華的詩的情緒，然而他看見母親已經爲他痛苦得白髮蒼蒼，他也就沒有反抗。

回家的第一夜，他和他的母親睡在一起，他想起了兒童時代的自己和母親，那時候他是一個頑童，她是一個美婦，而現在他已經成了個壯健的男子，她卻已經成了個衰弱的老太太，他因人生的變遷而感慨，他的母親也因時代的交替而激動。

「祺！你在外面也想起你的娘嗎？」她說。

「想起的！」他說。

一縷有肉的感情貫通他們母子的心頭，他和母親都哭了。

第二天，華祺接到了紅球從S埠來的信，鋼筆在紅信紙上寫着小字，簡單的幾句。

「祺！自從你走了以後，我倦失去了心，我日夜在這裏盼望你回來。只有你，是我的安慰者，我說不出別的話，你不要失信，快回來吧！」

紅英！

這正是百花盛開的春季，溫暖的一天，紗燈和花輦把華祺的未婚妻——淑蘭迎接回來了。

爲了母親的變，爲了家裏缺乏侍候母親的人，爲了紅球是朋友的太太，爲了不再使朋友懷疑他的太太，爲了使紅球對他的情愛漸漸淡薄下去，爲了另好移轉他自己的詩意蔥蘢的想像，他在金花燭燭，華燭高燃的慶祝中和未婚妻結婚了！

新婚的第一晚，華祺在燭光之下看他的妻子，她淡施粉粉，微抹胭脂，一對黑白分明眼，兩條清淺淺眉，鵝黃臉，俏嘴唇，燭光照出他的靜婉而嫵媚的神氣來。

但他和他的心上定在夜有一點清道，他望一望她，她也望一望他，他們是尋常之生疏。華祺對着她，覺得她好像一個得得很美而缺乏活氣

他不管，儘管面目狰狞，而却難得得意，儘管材料難得，而却並不難登。他不說話，他也不說話，古老的靜默，在滿房中流通！幽暗的燈光在牆上搖動！

最後華祇像先生考試學生似的，理智而試探地問：

「你愛我嗎？」

「……」她睜眼睜來，向他臉上閃視了一下，做了一次溫柔而虛弱的，然而又是木偶般的微笑。

華祇沒有話繼續下去，她除了這微笑之外也沒有什麼另外的暗示，他眼睛各自依著習慣的動作睡下去了。

於是，孤獨高強在形床的外面，夫婦並躺在鋪的裏面，新婦含羞地閉上了眼睛，新婦羞惱地睜大了眼睛，他暗暗地偷望她，研究她，覺得她很美！獨去到她，但覺得這好像是虛妄而停止，他睡不著，她彷彿也睡不著，憤憤地一跪過去了。

華祇覺得這一切都不合適，這樣痛苦苦悶了幾晚，他就逃也似的又來到了S埠，住在那個小樓上了。

他對朋友們宣稱他已經結了婚！

當華祇從家鄉再來S埠的時候，紅瑛的那封信就放在他的口袋裏，他和她別離前月夜的那情景深刻在他的記憶中，他雖然結了婚，而却比結婚之前更懷念紅瑛，雖然回了家，而却比回家之前更討厭家鄉，然而這時時的紅瑛却忽然改變了她的態度，她不再到他房裏去了，並且簡直是不再和他說話了，房門始終仍然鎖著，紅瑛仍然閉著，但姊另外和一些朋友們玩著笑着，好像故意向別人表示她和他絕無親戚關係，也好像在用玩笑消滅她的名譽和熱情！

華祇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深切的失和的哀傷和嫉妒，他開始失了眠，開始發憤痛苦着，那時候他的心裏上糾纏着這一雙念頭：他以為他之所以結婚完全是為了使她在丈夫那裏得到同樣的解釋，而他結了婚之後

却從她那裏得到了極恨的憎惡！他之所以愛她，是這全被毒毒那一頁真愛他之心，而他之所以結婚是想使他們夫婦之間無法離棄，而房門始終仍然鎖著她，而她又和別的朋友去尋歡取樂，他可以說是白費苦心，白遭冤抑了！

因此，在他幾乎覺得是沈寃莫訴似的鬱結了多半天之後的一天，他把房門鎖到了酒店裏，他神經性地把那一份給房門總保守者一年多而從沒有向紅瑛通過稅務的積蓄，悄悄地向她交給他。

「房！這個秘密你自己保存着罷！我們今天喝一個醉！」

「可以，」房門總保守者說：「不過，你都要保存好可以一輩子保存！」

他感到房門總保守者佔了勝利而自己好像完全失敗了，她們喝到爛醉之後他回來，

第二天，正是許多朋友在樓下笑語喧嘩的時候，忽然紅瑛在樓下大聲叫着華祇的綽號：

「華先生！」

「幹什麼？」華祇也盛氣她說。

「你下來！」

「可以！」

華祇走到樓下許多朋友的中間，紅瑛大聲用責備的口氣說：

「華先生！你知道哥來這樓不許，既然是朋友，你就不該帶他去喝酒！」

「我和他喝慣了酒的！」華祇大聲說。

「告訴你！以後請你不要再帶他去喝酒！」房門總保守者說。

「可以，」華祇憤憤說：「並且我可以和他絕交。」

她說了之後快步走了出去，他說了之後也氣沖沖地走上樓。

（未完）

長恨歌 (千行長詩)

(一名「冰雲」) (草原)

一、海魯蘇台大

草原

正直者莫如陽光
公平者莫如上帝
陽光照到的一切地方
上帝就在那里創造一切。

在遙遠的沙漢里，有一條

烏格楚衣河

這河，爲寂寞的沙漢

編織無數洶風的故事

沙漢，有驚人的乾燥

沙漢，有黃色的長老

沙漢，有風沙的不安

沙漢，有冰雪的寒冷……

於是，這條河呀

他帶了水分

帶來驚人的寒氣。

帶來沙的柔潤和濕潤

帶來沙的柔潤和濕潤

帶來沙的柔潤和濕潤

烏格楚衣河流過沙漢

蜿蜒地穿過

千萬里流沙

千萬里沙漢的大戈壁

河岸上，有水草青青長堤

這里就有了一片海魯蘇台大草原

海魯蘇台大草原

沙漢與河所養育的大園女

她

有豐富的感情，

像沙漢一樣；

有原始的坦白和粗獷

像沙漢一樣。

她也有

河一樣豐富的顏色

河一樣的溫柔、河一樣的

和不同的神韻。

海魯蘇台大草原

她從上帝手中取得

她從上帝手中取得

林風

運轉的幸運

真是可折映的

於是

在這片空曠的草原上

發生了這樣可悲的故事。

二、一個年青的

牧人

有一個年青的牧人

他從海魯蘇台大草原原來

沿着青青的烏格楚衣河

他走過數季清的

山崗和蒼夜

要選擇那片夢圓的草原。

他說：

草原，是美麗的

而且也是使每一個牧人留戀

但是，在草原上

也有太多的危險和恐懼呵！

我必須離開他

走得遠遠和遠……

(到底他爲了什麼呢？)

辛辛的行跡旁沙漢時時見

這建築了！路人這樣問他。)

於是，他停下來

爲路人訴說傾軋一談

可悲的過去

說完，他向大家告別

勞勞就心他自己的

所促的生命

走不完這段漫長的道路

他頭也不回，匆匆走了

帶去聽衆一串

太息和淚水。

三、葉昔奴說的

故事

我是葉昔奴

我是海魯蘇

留木昔奴到玉時牧了。

五年前，我還是居住在

海魯蘇台大草原上

五年前，我是有

很多的家物的。

從我的對面，我聽到了

我們這個家鄉的游牧人

我們這個家鄉的游牧人

就居住在那裡。

我們用長繩繫御

千匹牛車

拉着牛車生活

我們住在牛皮的帳篷里

我們吃牛羊奶的

乳漿和酥酪

我們穿着牛羔的皮毛

抵禦猛烈的風砂和寒冷

我們騎着輕捷的劣馬

奔馳起來像一陣風砂吹過

我們都會使那刀和紅繩槍

那時，我們真是快樂的

取自上帝手中的東西全都美好

但是上帝創造沙漠與河的日子

也爲我們安排下

流浪的命運

嬰我們終年逐水草而遷徙

帶着牛羊跋涉過草原上

在烏格帶水河的兩岸

到處都印着牧人的蹄跡，合大

印得深深地

正像我們有滾滾的

粗野和勇敢

對自己的生計

有那樣深刻的

憂和憎。

我們用長繩繫御

千匹牛車

拉着牛車生活

我們住在牛皮的帳篷里

我們吃牛羊奶的

乳漿和酥酪

我們穿着牛羔的皮毛

抵禦猛烈的風砂和寒冷

我們騎着輕捷的劣馬

奔馳起來像一陣風砂吹過

我們都會使那刀和紅繩槍

那時，我們真是快樂的

取自上帝手中的東西全都美好

但是上帝創造沙漠與河的日子

也爲我們安排下

流浪的命運

嬰我們終年逐水草而遷徙

帶着牛羊跋涉過草原上

在烏格帶水河的兩岸

到處都印着牧人的蹄跡，合大

印得深深地

正像我們有滾滾的

粗野和勇敢

對自己的生計

有那樣深刻的

憂和憎。

二大牛工

但聽說許多稱讚的話

使我樂於爲他出力

對於勞動的當差的人

王爺却常以斥責和鞭撻

作爲對勞

永永遠遠對他那辛苦

在王府的一十二個牧丁中

祇有我最能奮和勇敢

並且我的奇蹟從小就生給我

豐足的糧食和智慧

我的能言善語在王府的下面

博得好名聲

我的歌喉更使我隨着春繪色

我的歌喉更使我青春增色。

終日騰騰地遊蕩在草原上

當我在羈縻湖邊的山崗

牧放我的牛羊

於是坐在馬背

把歌子高聲唱起

歌聲把清涼的微風招來

歌聲把天上的白雲吹開

歌聲把天上的白雲吹開

雲朵都化作

明珠的雨點飛落

歌聲把花朵唱得盛開

使峰巒都忘却回家的路

歌聲把草原唱得更綠更綠

歌聲把草原的天空，染綠了

草原上的人心……

有時，我也挑選了

淒涼的調子

像秋末夜空的月色

照得草原開滿

白色的雪花

引少女們到河岸來

幽幽地聽着

有時，我也挑選了

愉快的丁

一隻小鳥掠過水面

一葉白色的帆船駛過陽光

有時，我也挑選了

我偷偷地歌唱

美麗的姑娘尼和

用機敏的心智和

熱情的歌

脫動的爲她祝福。

歌，使我

歌聲寂寞

歌唱，使我痛苦和癡狂的相思

但是，那個美麗的姑娘

竟不認識我

也從來沒有聞到我

有這樣英勇的方頭獸

(而她，是幽居在

海一樣深的王府中

也是寂寞的度着她的青春呀

雖然我常把英音奴和

高貴的尼珂麗的名字

聯在一起歌唱

可是我又深怕被王爺的牧下和

他的忠厚的子民們聽到

因為我們王爺是那樣的

珍愛他的唯一的女兒

假如草原上有人喊讚了

尼珂麗那主的名字

他必將親王爺獲得重贈。

我的讚聲流轉出我的想像

也只有想像能

滋潤我思慕的飢渴。

我彎身看見高貴的尼珂麗

住在天鵝絨的寶帳里

侍女爲她白玉梁上取下

簪着的菊花鏡

尼珂麗，天天寂寞對鏡梳粧

寂寞地對鏡梳髮春……。

依虛幻想而寂寞地

生活着的人

是這樣可悲地懷着單戀

而高貴的都在尼珂麗

她是一天比一天長得美麗。

四·尼珂麗出遊

春天

草原的綠草

從河岸繞到王府

繞到尼珂麗那主的窗下

杜鵑在窗外殷勤呼喚

惹得這個姑娘

耐不住深淵的寂寞，而

一個人騎着大紅馬出遊了。

她穿着寶藍緞的長袍

繫着月白的藏金花的腰帶

繡的紅花的墨緞着鞋

斜斜地掛在她的身邊

左腰佩着她的

七柄柳葉飛刀

刀鞘飾滿該目的珠寶

金紐扣的青絨坎肩

緊緊包裹她嬌小的上身

頭上紅珊瑚的環珠

珠環的垂到肩

翡翠和金鑲嵌着一頭

長長的黑髮

從額前分披到背後

她的一身都閃發着無比的光彩

炫耀得使草原的萬物都

黯淡無色。

她坐着馬奔馳着，奔馳着

從草原的這邊到草原的那邊

乳白的面紗微風輕輕揚起

露出她如

鮮花一樣的容顏

正如太陽驅金色的車輪

燃燒着五彩七色的烈火

從草原走過。

草原上，牧人們用

驚慌的眼睛，驚慌的心情向她

出神的顧盼

用驚慌的喉嚨

輕輕唱着企慕的歌聲

(尼珂麗

天生的笑人呀)

那美麗是草原的艷色

那美麗是草原的陽光

那美麗的是草原的朝霞

那美麗的是草原的星星

那美麗是青山的積雪

那美麗是河水的聲音

那美麗是

沙漠與河一切美好的總和

那美麗是草原的朴素的牧民所

想像不出的色彩……

她的美麗使我唱不出

一絲讚美的歌聲

因為，凡是從外來的地方

添弄到她身上去的

都是顯得不調和與多餘。

她在草原上放開

大紅馬的繮轡，

使情恣意的奔騰跳躍

從平地飛奔到低低的山崗

又從那些山崗奔上

峻峭的岩崖

她追逐漫山遍野的

牛羊和駝馬

追逐山上的雲霧和風塵

追逐天上的白雲和野鳥

追逐她日已心里的

縹緲如夢幻的想像。

漸漸地，她走得很快，很快

迷路在峻峭的山崖上

而夕陽已匆匆在

草叢中沒落

黃昏的暮色已催送

牧人們趕羊歸去了。

「有牠是有心的。」

高調上帝對我安排下

這被一個空運的遺蹟。

我把牛羊趕進一個森林

等待著你從山下出來

我的清談的談話起來

那天的月亮

也滿綴起一天晶瑩的星斗

但是從黃昏到深夜

滿是聽不見人馬的聲息

我的心頭微顫抖

夜寒滲入我的衣裳

呼聲從界到有非常危險

從旁到那個獵人的身上。

於是我把一匹白馬的繩

焦急地奔上山去

翻過三五個峻峭的山崗

在一個山崖下發現牠的

蒼淺身軀和角羶的大紅馬。

我用顫抖的手臂將牠

輕輕抱起

仔細地放上我的馬背

牠全身瘦弱一無所知

白馬將牠進一步走下山崗。

五、我大胆地找

我來找牠

出一個如紅

火的希望

走著平地時，隱來了

袖邊沒有受傷

（而是那片強壯的大紅馬

獸去所有的危害。）

也沒有絲毫

她今轉地靜靜的秀眼

雙手扶著我的肩膀說：你

是誰呢？

俊美的少年！

假如，你的內心是愛紅得

如金飾的外表。

那天我今夜這應該慶幸

其間 這大危險的遭遇。

我個促了許久

歡喜得流下一臉眼淚

這這過今的榮寵

使這四半賤的牧丁張皇失措。

「我是誰？以我這本傳報

吃著嘴金。

我是你個父王

高貴的尼和鷹那主

當然你從未認識我

我來找牠

而我，是日夜流淚

這的單戀之山的

（請聽我無語，那主。）

那身永遠不完，對你有

無窮的深著焦灼的恩惠

也許有你，想應的奴隸

能明白一個卑下的牧丁

思著高貴的那主時的悲苦。

地微微地笑著

月光靜靜地灑在她的臉上

使她顯得格外溫柔幽美

我又大胆地向她說出一個

戀情得如紅火的希望

我說：我的心是有無比的

寂寞和乾涸

要求她賜我以愛情的

溫暖和江河

她直直地說：年青人

我不使你太失望

因為你今晚打壞了我。

但是，

你應該知道

尼和鷹那主的

第一柄柳葉飛刀

在海岸登台草原上的

輝煌的名譽

你的他和你那

進入那無路可尋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我求取多清

六·七柄柳葉飛

刀

月光照在草原上

在寒風凜冽白馬的嘶鳴

尼和鷹那主的

第一柄柳葉飛刀

使我飛身上馬，拋動

我的長柄的紅標槍

那把柳葉飛刀

那把柳葉飛刀

我的出色的槍法

忽然從我的日下飛

飛刀在月光下閃着

異樣的光彩，飛進我的

但是沒有飛近我的身邊

就被槍尖噹的一聲敲開

接着，第二柄

閃電似的奔近我的馬腹

又被我輕輕擊飛草中

第三柄、第四、第五、第六柄

但都是被我槍尖打出

清脆悅耳的聲音

到第七柄

飛刀

她呼喊着轉過身來

手裏揚着閃光的刀子，對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一語未完，飛刀

已發着響亮的月光飛近

我的脚邊

我已不及再用槍尖去格開

既得用我破爛的

牛皮高靴穿靴

突把那柄飛刀踢落

怎麼，你尋傷了嗎？

可憐的菜青奴……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飛刀

我們喝着草草所有的

三錯密的槍聲傳來。

路上，

我們憧憬明天，一個

幸福的日子。

烏格楚表河流過我們的身邊

聲音也是無比的柔和與優美。

「尼河區」我說：

這夜晚真美呵！

假如上常從我們的願望

我真不希望再有天明。

尼河區只是恬靜地笑着

臉上有月光的留存

我大胆地把她摟在懷里

灼熱的嘴唇吻遍她全身……

遠處有一隊提督的八馬

他們是王府的家將

王爺在馬上高呼

尼河區的名字

而我們安靜地睡在樹林里

誰都沒有做聲。

七、多變幻的運

又繼續玩弄入網

許多愛情，都富於

可憐的悲劇性。

但是，也能有悲劇最美。

到那四王府

忠实地向父親報告一切

但見她的發怒起

王爺叔額子的忿怒

王爺把自己所愛戀的女兒

塞進一個山中的古堡

一隊王府的家將和

上個侍女看守，她

有如囚禁一個犯人。

每天給她開窗三次。

王爺每晚的飲食和光亮。

王爺下了命令：

誰都不能走近古堡

否則，誰就犯了死罪。

對我，王爺這還是寬恕的

他說，「忠實的牧丁要告我

雖然我不能太責備你

但王爺也該聽聽我的處罰：

除了追回你三年工銀

你還得給我我發給這七年

從此，你只能給我看管牲口

不許再有非分的念頭萌生。

王爺

王爺

王爺

王爺

王爺

王爺

王爺

我愉快地接受了王爺的
寬厚的賞賜，
又向王爺立下誓言：

永遠
我不使王府從我手中
走失一匹牛馬
而且決不走那一個

禁閉尼河灘那主納古拉。

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再
快活
我也不再在草原上歇
不再有用連串的閃光的希望
不再在生活的道路邊種植
有顏色的花朵。

因爲尼河灘已奪去我生命的
所有精神
使我變得憂傷沉悶
有老年人的瘦削的瘦弱。

每當披人思念的月夜中
月色流過那幕的帳篷
來將我從那北邊驅趕
我夢幻似地飛奔出去
騎馬在那些繁密的草堆上
徘徊躑躅

用樂泣聲唱著那些悲傷的
從春天到秋天
從水草枯黃的日子到

除出

冰雪冰封鎖草原的季節
青春和生命的調劑
是這樣可憐的賭地這
寒冷苦澀的日子
像草原的綠色
被嚴冬的冰雪所吞食。

這一年，我像活過一個世紀
心上的出欄，已完無得
長滿情情的短草了。

入·春天的災難

春天，
又來了。

太陽從北極的冰層里回來
以更親熱的力圖
照耀着土地。

河橋，被冰溶化了
河水開始自由的流動
奔騰咆哮衝破那毒草堆
河岸上，草綠又翠綠

牧人們又攜着羊成出欄
來點踏這綠色的原野了。

草木在春天滋生

英福在春天滋生
兩如事物在最完美的時候
缺路愛此出現。

除出

這時，從東方一滿洲國
那個黑色的角落
竄過來大隊日本兵
挑夜色作爲他們的掩護
連夜攻佔海魯蘇台
邊界上的幾個村子
擄去幾千匹馬

及內野

留木哥奴王的子民的財物而去
多少日子來，和平恬靜的
美麗的草原
遭受了嚴重的劫難
強盜們給營地的
留木哥奴王的臉孔
塗上污穢的血跡。

夜半，
王爺剛坐在王府裏
拍案叫罵聲聲震天
半夜之間，斬下這個妻子
都是因爲他們

馬賊就誤了軍情
但是確確實實是繼續傳來
惡劣的消息
天亮時，第八個探子又來報告
說敵人離王府已不到百里
必須請王爺親自率領
王府的騎兵出去迎戰

或是趕着牛羊立刻逃避。
於是王爺從被裏奔出來
親手斬了這個親信
代替苦命而騎兵隊的大軍發覺。
王爺自己率領騎兵

這一次騎兵隊出陣
百十年傳唱的榮耀
耶地玷污了

敵人和敵人交鋒
騎兵將士就紛紛逃散
敵人的隊伍和機關槍的子彈
迅速地掃過過來

除出

從遠處向王府衝下
句圍的繩網

王爺也受了重傷回來

滿口吐血求醫無效

呻吟着死去

呻吟着醒來

呻吟一夜之後，他方
醒來

即家將傳出這樣的命令

不許是將，收了

或是這草原上的平民百姓

祇要他打退敵人

我就和他平分我的土地牲口

和財產

這時，我大粗地走進去

跪在王爺的床前

王爺，我是蒙古奴

就是你的奴隸的奴了

請你原恕我的罪過

不論是在或是過去

我願意用這條年青的生命

我的勇敢

當爲王爺所早已知聞

去挽回王爺不朽的光榮

把這些裏來的野強盜趕出去
並且，奪回所有的
失去的土地和牛羊

但是，王爺

我必須請你原恕

（我的心和痛苦）

我不同意接受王爺的重賞

我但願能

「能幹什麼呢？孩子，」王

撫摩我的肩膀

這肩膀是結實和富貴的

足以使信任我的

善戰和勇敢

如果你說：

能幹永遠在王府

陪伴王爺享榮華

那我就可以慷慨的允許

不。

王爺，我再三的

求你原恕我

我着急地說，把財

低到能達到他的脚尖

表示我心的

虔誠和尊敬

我願意用我一

轉身爲王爺牧羊也無怨尤
我是想給出我心裏這
唯一的願望

我要求你將

高貴的尼柯羅那主下嫁與我

子爺略爲躊躇了一下，立刻

爽快的說：

好，蒙古奴你起來

本來，你向我提出這樣的要

求

這使我氣忿的

在我覺得：

是和日本兵來侵略我的

牲口和土地同樣的

蒙受恥辱

（因爲，你是一個

卑賤的奴才

而我的尼柯羅

是海峽台草原的

第二個貴人。）

但是我現在需要你爲我出力

爲我奮鬥和奮鬥榮譽

你且率領我的騎兵隊去出征

如能帶回你自己

不死的生命回來

那麼我再考慮

把寶劍從地裏

九·威武的出征了

威武的出征了

於是，我騎着去騎的黃驃馬

威武地出征了。

騎兵隊又重新組織起來

我一手揮劍

一手執鞭

走在騎兵隊的最前面。

我率領這支騎兵的隊伍

翻越許多山嶺

悄悄的分路埋伏

包抄在敵人後面

深夜草原上一場大戰發生了

敵人都睡在打勝仗的夢中

夢見興盛的包抄

留木哥叔額干的王府

搬運金銀珠寶

手脚疲憊沈軍

這時，從夜色里有千百柄

揮動的劍刀撲來

他們的脖子

他們連一聲呼救都沒有

都安靜地死去

只有少數人從

我總是有無比的勇敢
勇往直前毫無憂懼。

我越過生着荊棘叢莽

我越過掛着冰珠的花枝

我越過被寒冷凍結的小河

我越過深遠地

有着厚厚地積雪的森林

我費力的爬過一個山坡又

一個山坡

屏氣吞聲，如去

偷襲敵人

遠遠地；我看見

古堡樓閣的煙臺

紅紅的羊脂燧

勞歸已看到

尼珂爾歡喜的紅臉

我胸口急劇跳動

全身的血液，像都要

從臂上的這個創口噴出。

我憧憬，我和尼珂爾

相見時的悲喜的哭泣

不禁全身抖擻，淌下熱淚

我們俯著爬到古堡底下

扔一顆小石子打動

高掛在窗口的紅燈

又用顫抖發熱的喉嚨

呼喚尼珂爾的名字。

這時，紅紅的羊脂燧

樓上有人輕輕地打開

緊閉着的漆窗

尼珂爾的半個身子

從窗口露出來

蒼白的月光正照在

她兩蒼白的臉上

她的眉尖緊蹙，顯得

非常憔悴和有病態

長年的強禁催促她

美麗的容顏衰老

神情恍惚，宛如初從

坟墓裏甦醒的人

她默默無聲

癡癡的向我望著望着

一串長長的

晶瑩的淚珠

從高樓落下……

我們相互呼喚各人的名字

祇有低聲哭泣

半天却沒有說一句話

遠處山上吹起

帶雪的風沙

夜寒使滿山的草木顫抖

胡狼凄厲地在山谷里嗥叫

形容着……

好悲涼，
好悲涼的深夜呵！……

「你是受傷了嗎？」

勇敢的人。○尼珂爾

從窗口伸出手來探問

勞歸急於要撫摩我的

流血的創口

我用搖頭安慰她

雖然創口的鮮血正

一點一點地滴在白色的雪地上。

你還是沒有忘了我嗎？

葉普奴。

「不！」我哭着。

哀怨的說；

不能忘記你呀，尼珂爾。

尼珂爾，我時刻都想着你

不論春天花開的日子

夏天草綠的日子

秋天風沙的日子

冬天雨雪的日子

我都想念你呀！

比從前，我們沒有相識

沒有比武，沒有灼熱的

愛戀的時候

更焦急，更凄苦。

我會忘記

自己的生死

但不會忘記這世界上

還有一個美麗的尼珂爾。

葉普奴，你忘了我吧

你看，

尼珂爾已不再有

美麗的顏色了！

從前，我自己也知道

我是有過花朵的嬌豔

我有出色的

刀法和騎術

但是，如今

這朵鮮花已枯萎

（你知道：

這古堡的生活

沒有一絲陽光。）

美麗的尼珂爾

也已經被悲哀和憂鬱

磨折得老去

「尼珂爾，快不要有

這樣悲哀的想念。」

我叫喊起來，我舉起雙手

向着垂頭於樓窗上的人影；

你是天生的美人

高貴的郡主

海魯蘇台大草原的

每個人都

都這樣承認你。

不要因為這樣一點

小小的波折而

在你的青稞的生命上

不該塗抹上任何灰暗的顏色

祇要一旦離開這個古堡

回到那滿陽光的草原

那時你就會恢復。

那若枯萎去的光彩和顏色。

謝謝你的祝願

親愛的葉昔奴。

但是，我告訴你：

我的生命是

埋葬在冰雪下的小草

是這樣的孱弱和無力

雖然，不久太陽就會出來的

但是我將在

冰雪溶化以前死去！

（那時，我才真正重獲自由

離開這座黑色的古堡。）

我痛哭

雙手扶在古堡的牆上

心中千萬句安慰的話

被沉重的悲哀所窒息。

葉昔奴，忘了我！

你快忘了我吧！我要求你：

不久

我就會死去的

而後，這應該

好好地生活。

我勸你：為我的真摯的愛情

我勸你離開這里

離開這片海魯蘇台大草原

走得遠遠地，愈走愈遠

並且，永遠不要再回來。

因為在遺片土地上

我們已播種下

太多的悲傷和憂鬱的種子

我們不能再讓自已來收割

這些苦澀的果實。

大家再也說不出一句

更悲傷的話

大家健情地大聲哭泣起來

我們的哭聲招來

幾個巡邏的兵將

他們揮動刀槍追及就縛

雖然我已從腰間抽出長劍

但是心里的悲傷使我

失去往日的技術和勇敢

於是他們將我細綁起來

像擒住一個敵人。

我回過頭云，尼珂凱在

俯首留料：

葉昔奴，葉昔奴

……

她無力地懸換下去

侍女來擡起那扇窗子。

十二·冰雪封鎖

了草原

第二天，我從

王府的靈柩里出來

王爺叫家將為我鬆了縛

氣忿地從腰間抽出寶劍：

葉昔奴，如果

不是我還記得

你這次血戰的功勞

我一定還將你

一劍切為兩段！

（你也該知道：這草原上

有多少大膽的犯罪者

都不能倖逃過我的寶劍。

）

現在，就算是報復你

這次辛苦的出征

我賞賜你

最後一次的寬恕。

限你今天一天內

離開海魯蘇台

留不著奴王的統治的土地

並且

永遠不再回來了！

說完，他吩咐家將

在馬棚裏挑出一匹

最壯老多病的瘦馬

讓我騎走

但是王府扣下我的一點

菲薄的私蓄和衣箱

作為抵償。

王爺的話，是海魯蘇台人民的

尊嚴的法律

任何人都不會有

絲毫的違抗。

當天，我就騎着那匹

老得快瘦病死的瘦馬

走了

我嘆息着：一步灑下

一滴眼淚

海魯蘇台大草原

一步一步從

遲緩的馬蹄下消失。

行走到草原的邊界

（那土地，曾流過我的

勇敢的鮮血、

那土地，是我用劇烈的橫殺

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呵！

我倆個的回過頭去

白色的高原開闊地

一直從馬蹄

伸展到天末

青青的大草原

被冰雪

嚴寒地封鎖了！

十三·我更應該

好好地生

活

沙漠的閨女，這片大草原

從此被人所遺忘

她的青春和生命

年年遲暮衰老

而征人的脚步

走得更遠了，……

五年來，我從海魯蘇台

沿着烏格蘇衣河

那條清涼的水流

走過數不清的

山嶺和臺夜

走向遠方。

在邊塞，我參加了游擊隊

參加了正規軍

參加了人民自衛和

破路的隊伍……

雖然是在那個遙遠的地方

我還有很多的

愛戀和憎恨

但是

我更應該

好好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端午節寫成）

火把

「西康高原」之一章

你看四月的火把呀，

如同田野上開着孩子花在風中抖動。

六月

這豐滿和熱情的季節，

山林和田園都是綠色的，

發散着如同少女青春正盛的香氣，

正是蜂蝶們交尾和產卵的季節，

一切生命生長和完成的季節，

一切愛情煥發而達到頂點的季節，

這季節乃是屬於健康而有病的人們的，

於是，死人們燃起火把。

他們來了，

舉起火把來了，

牽着老牛和斧頭來了，

負着草柴來了，

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

喊着，鬧着，笑着來了，

大家一齊喊「哈嘍」！

到山谷和山坡上來了，

高原的夏季的熱風，

吹響了每個小谷，

石穴和每個有孔的地方，

風又搖動着大樹，

拍打着鹽海的水，

海水發響地，簡直不可忍耐地，

也一齊喊起來了！

這發紅的夜，

好呵，大家跳舞吧！

「暖帶密……」（註二）

年青的男女緊緊地湊在一起，

跳着，跳着，

一對對地跳到草叢中，

和黑暗的地方去了。

夜已經很深，

夜已經很深，夜已經很深，

夜已經很深，夜已經很深，

夜已經很深，夜已經很深，

無聲地落到肥沃的土地裏。

告訴你一個動人的故事，

好久好久以前，

這里有無數個台（註二）

蒙古包包圍着他底英勇征服了所有的酋長，但留下他的勁敵越萬台

王。

六月，玉米豐收的季節，蒙古台王會盟各台的酋長。

越萬台王在臨行時，他底愛妻告訴他，昨晚他做了一個噩夢。她預感他此去或有不祥，她脫下自己底玉腳套在丈夫底臂上，他擁抱了他底愛妻，帶着他底僕從翻過一個山又一個山，………去了。

六月，豐草繁樹的山啊！
接見他遠近的賓客和可貴的越萬台王。

蒙古王用如血的烈酒，來燃燒起這一夜的狂歡，而越萬王就是那燃

沈醉地燒死在這可怕的松篷里——這用陰謀和命運所安排的地方。
當這消息傳到了越萬台，王后當夜召集了全台的臣民，燃起了復仇

的火把，當鼓聲響起時，滿山滿谷開滿了火的紅花。

火把，

在夜的這一塊黑色的紙上，

寫上了紅色的忿怒的字句，

在原始的夜晚的土地上，

開了一道紅色的河流，

（好大的河流啊！）

王后披着她白色的「扎爾瓦」（註四）騎上她白色的馬，在馬上，

她唱着悲歌，她底聲音顫動而淒厲，風，夜鳥，樹木和流水………

在夜裏也用各種苦悶哭泣著，這是值得哭泣的夜晚。

王后頓頭跪地臣民，「哈嘍！」他們披上了蒙古山藥，他們用火烙

吞滅了敵人，他們用洪水淹滅了敵人的城寨。

在夜裏，王后走遍了山嶺與山壑，呼喚她丈夫底名字：

「王呵！回來………」

山谷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了她的。

當第二天黎明，她在松篷裏發現了一隻燒焦了的手臂，上面有一個

美麗的玉腳。王后用刀劈開自己底胸脯，倒在焦屍之旁，她鮮腫的血也

染紅了玉腳。

但從此越萬王的子孫作了土地底主人。

多少年了，

人們在今晚舉起火把，

光輝與勝利的火把，

火光使憂鬱的人得到安慰，如人們底語言，它這麼青年而熱烈地。

原始而勇敢地說出我們壓在心裏的話。

火把是愉快的笑聲，

今夜，笑聲也像火樣的燃遍了曠野。

一九四三，一，二十九晚初稿。

（註一）夾俗是日必用斧宰老牛一頭。

（註二）喪人鑼舞曲中詞一句。

（註三）台就是部落。

（註四）扎爾瓦即喪人用的毛頭斗篷。

南行

流金

四月五日

今天兩個民兵，一個湖北人，一個鳳台人。都是原來打麥的，在縣城，城廂居民出錢，可找到苦力替差，縣城裏，也專有挑子，車輪，備人雇用。挑這類職業的，多爲外鄉人，家鄉淪陷後，在僑居地方賣力生活。

霍山去毛坦廠六十里，合作社規定一站路。我們動身很早，給挑快說：

「你們能不能送到中梅河，一天趕一百里路？」

「趕不了，這邊路大，一百里路要當一百二十里路走！」

天氣很暖，暖初夏。走走覺得發熱，頻頻脫衣服，僅剩一件襯衫在身上，還出汗不停。走走歇歇，遇有喝茶地方喝茶，有水喝水。我們都說：

「好熱，像夏天！」

這路爲通舒城桐城大道，挑軍糧的從舒城來，一路上不斷。舒城以南各縣軍糧，集中在霍山蔣家埠後，再由水路入淮運到立糧去。沿途休息，都碰到那些送軍糧的糧定的農民，大半都在路上走了十天八天。有一個瞎子，也挑

了一担軍米，手裏拿一根木棍，一步一步的上下山。褲子破了一大塊，有半個屁股露在外面。皮膚鬆懈，灰白，看來從沒作過出力的事。

「你看，瞎子還挑粮，走山路，好可憐！」

「不挑沒辦法，這年頭誰雇得起人，從舒城到蔣家埠三四天路，三百塊也沒人去。」挑快說。

我早就看見那個瞎子過來，一種憐憫的情緒，淹着我的心，使我幾乎沒聽到甯和挑快的話，像這殘廢的人，挑着米離開那天八天遠路的地方，他鄉裏就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幫助他，竟讓他走了！好像叫人不信，覺得不是專定。

太陽曬得臉皮發熱，山裏沒一點兒風。我離開臉，說：

「看你的臉，又紅又黑，到太湖，人家看着才好玩。」

「你不一樣！晒晒怕什麼？日光浴！」

「活像黑人，只看到眼珠子動，白牙齒！」

挑快聽我們講話，說：

「走長路，要買把傘，避太陽，這邊雨多，下雨淋雨。」

在一個小飯舖吃早飯，只醃菜和白飯，我們兩個人只化一塊一毛錢，挑快看我們飯量小，說：

「這地方有錢，也買不到好的吃！」

「安徽比河南還好，有米飯，河南只有饅頭，麵，吃不飽。」

定在到安徽後，樣樣都比較合口味，早晨小飯店，雖沒好的吃，晚上住較大地方，醃菜，燒肉，筍子，水豆腐，莫不似故鄉，每天晚飯都吃得飽，吃着談着，忘了旅途疲困。午夜到了毛坦廠，挑快說：

「天太熱，不能走！」

我們給了他們錢回去。

「路上挑快還好，沒什麼麻煩，饑饉來來，信說，半路上開小差，那才糟糕！」

「鄉下賣力人那有不好的，待他好，開什

「小差？吃不飽，要走路，自然不願，開小差了。」

「快走後，旅館老板進來，問我們現在吃飯，還是等下吃。我說：『等下吃，你先打水來洗腳洗臉。』」

「我們從那裏來。我說：『我們從好醫地方來，已經走了十多天！』」

「你走，她也走！」

「小伙計懷疑地指一指背，神氣天真得叫人驚。」

「她也走！」我說。

兩隻眼睛隨身打量着他，覺得不能走那條

「你看那模樣多好玩！」

「人家看你樣子，不男不女，才模樣子。」

「不過一會，那小伙計又來，站在門口看我們洗過臉，不說話。再說：『你去，等我們叫你來！』」

「洗過臉，換了長衣服，帶了一點粉粉。」

「這樣子，人家看若才不會壞！」

「那小伙計又來了，我指著問他：『你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他苦笑，望著罵不停，說：『女人比男人還能走路！』」

「距黃昏還遠，我們去街上望望。一條小街，二頭通去漢山大道，一頭通去中梅河的。從店

裏買回半斤花生糖，回旅館，打開小包，取出六安茶葉，叫那伙計進來泡茶，花生糖擺在桌上，小伙計指著問：

「買的什麼？」

「花生糖！」我說著便打開了紙包。

「小伙計毫不客氣的抓了一把，出去不久，又送開水進來。我問他：『花生糖好不好吃？』」

「他說話，只笑著。對他說：『出去，不叫莫來！』說完，又抓了一把花生糖給他。」

「他走了，還對我說：『你看他模樣不壞，叫人好氣又好笑。』」

「那有什麼氣得。這樣不天真得可愛麼？」

「近黃昏時，黑雲忽滿天空，又熱又悶。我說：『要下雨，明天走不成路。』」

「走不成在這兒住一天，看看那模樣有多麼！」

「夜裏大風暴，夢裏還有風雨聲；明日落花無數了。」

「又一日」

「早晨雨不下，但天仍陰沈沈有下陣模樣。四邊山上，都有濕漉漉的雲，忽忽來去。昨日的民快，通通不來；等著急了，我自己跑到合作站。站上一個小職員，兩隻眼紅得像熟透了桃子，只有十上下年紀，穿了身黑制服，扭扭和風擺擺都沒扭扭上，在階台上走來走去，

「看我進來，問我有什麼事，說什麼人？我說：『我昨天娶了名好子去中梅河，說一早晨就要，等到現在還沒去。』」

「娶快子要『公事』，你的『公事』辦好了沒有？」

「我說：『『公事』昨天下午就給來了，我們要趕路，請你快點找快子！』」

「快子只都來齊，你要，跟我來領。」

「說過帶我到一間大屋子門口，屋子裏擠滿了人。」

「這裏來往軍人多，天天有藍差快，時時有。」

「他找了兩個民快，說：『到中梅河，跟這位官長去。』」

「剛收拾好行李要動身，又下起小雨來，快子說：『今天怕走不了，看慶下雨！』」

「我到中梅河四十里路，帶雨也走得到！」

「我說：『雨下下又下不了，在街上買了兩把傘，我雨下下又下不了，在街上買了兩把傘，我

「多少年沒打過這樣子的傘，沒穿過有釘子的油鞋，今天買了傘，到太湖，漫做雙釘鞋穿！小時在家裏，春天總有個把月，不離傘，不說釘鞋的。』」

「山上都是雲，一下子霧著，望不見山，一下子散了，山迎著人來。這好像快，山中清適也像。我說：」

「我昨天娶了名好子去中梅河，說一早晨就要，等到現在還沒去。」

「就這種天氣，走路也好！風景變化多，

「這兒雨，倒當詩題！」

山向東瀟灑，大山向南去。水到東邊卻大

了。山裏的水，都只够得上叫溪叫澗，活活流

着，明淨如練，水邊上青草如茵，偶爾看見羊

，半悠閑地在水邊上吃青草，牧牛人披上蓑衣

，戴着斗笠子，也悠閑地坐在水邊山崖上。

「今天風景真好」，齊說。

「可不是？我都不想走了，想坐在水邊上

，像那牧童一般！」

「你別那牧童坐在那里想什麼？假如你坐

在那里，你想的不是和他一般？」

「他什麼也沒有想，只溶化在這風景裏！

「真是這樣！」

「也許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的心情，有

一種「人」的淡淡哀愁！」

「叫他來問問看！」

「那就多事了！」

說的人都流連在這一幅畫圖中。雨漸漸變

成霧，靠坐在山上，水上。

「今天真叫我想着廬山，早晨開開窗子，

霧怕怕地進來又悄悄地去；從窗口望外面

列的山峯，一時這個不見了，一時那個不見了

，下雨的時候，更好，真是烟雨空濛，叫人想

線子萬。山雨下，過松峯寺到歸宗寺，

小溪人家，四望山色，就像今天這味兒。

我帆兒，聽我的甘美，又給繡描着故園的山

色。

「戰爭完了，我帶你上廬山。山上有小小

樓房，不和外人來往。春天看杜鵑，冬天看梅

花白雪。秋天盡日在山裏走，看雲海，看霧。

夏天除了澆澆以外，那就沒什麼好。山上俗人

多得很。

齊看我一時話來，便滔滔說個不盡，微笑

着傾聽不作聲。

說說出了山。油油麥鹽，風吹成成碧浪

。雨下着漸漸大。

一陣大雨過來，傘抵不住，路旁有茅屋，

我說：

「進去躲一下！」

茅屋裏住一家大小，還宿着牛羊，老婦人

坐在門口，手裏拿着麻，正織着，有兩三個十

歲上下的小孩，跪在地上挖土，做故堆子，我

們進去時，說：

「老婆婆，躲一下雨，麻煩你呀！」

老婦人抬起頭正望着齊，趕忙請齊進去，

說屋子像狗窩，很委曲了避雨的貴客，言談頗

爲文雅。我們進了屋子，小孩子們搬了長凳來

，請我們坐下。

老婦人說：

「這茅屋蓋不到半年，去年村裏失火，燒

了屋子，沒辦法，就在這大路邊下自己的田裏

，蓋了這蔽風蔽雨的茅草房，兒子抽了壯丁，

媳婦病死了，只留下孩子們和我這沒了用的老

骨頭！」

茅屋外面正下着雨，雨從茅草上滴下，滴

髮已滿了髮，臉上樹得打摺，一摺一摺都是辛

苦的記憶。我們靜她講，默不作聲，齊却拉住

孩子們玩。孩子們生得清秀大方，齊問他們什

麼齊什麼。齊說：

「老婆婆，這些孩子都好，過五年八年，

大了，享孩子們的福！」老婦人看齊很歡喜，

齊，齊着稀有的笑容。

雨又慢慢的停了，我們給孩子五地錢，說

給他們買點什麼吃，老婦人開始叫孩子們不要

，謝謝客人的好意，後來看我們意思誠懇，就

叫他們收了，道了謝。我們出茅屋去，又在細

雨霏霏中，走向中梅河。

近黃昏才到。我說：

「四十里路走一天，明天可不要再下雨，

快點到了，好休息，路上日子多，還在艱倦。

齊說：

「你平穩過快到南方梅雨天，那我們這一

路就不會有好天氣，管明天晴不晴，走一點，

講一點，三四百路，再難走，也不過十天八

天的。」

「能這樣想就好；我走路總這樣想，但有

時却急着走到。前年從重慶到北方來，到齊

就走了二十三天，還有現代的交通工具！但那

時路上有棒，草子在那裏地鋪，我們就在那裏

找生活上的趣味，有一次過棧邊，住在朝天驛

，山裏早秋天氣，就像暮秋九月，小街上找不

到旅館，找了半天，找到一所屬本局的棧棧，

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才交涉好讓一間房子給我

們住。我們放下行李，跑到山裏溪流旁，洗臉洗脚，同路的有三個男子一個女的，覺得在泉水邊盥洗好玩，高聲唱着歌，當時有個人說，那裏面像好菜場的電影，黃昏時候，散步在澗道邊的石橋上，一種無比的清涼的空氣，叫人思想明澈像泉水一般。」

「那你們現在急什麼？就不能像旅行一樣，走完這一段路！是不是少了一個女的和那三個男子！」

「又來了！什麼不少，這路上，有朋友，同志，愛人，還有妻子。你一個抵四個！」

「專勝說：剛才明明講，路上日子多了很疲憊，想着早些到，現在又說話騙人，自己騙自己。」

「只說騙到你！是不是？」

「騙不到，却跟着我走這樣遠，給人燒飯，作菜，洗衣鋪床！」

「那你是大騙子！」

又一日

早晨還下着雨，快子來了。

我說：「在旅館裏等着，雨住了，我們走！」

昨夜東北風，早起轉起西風來，或許天會晴，東邊西邊都亮了，紙雨仍絲絲。

兩個快子都是本地人，一口晉城話，我聽不懂，因此我懂得不多。在街上住著的人，顯得比鄉下人油滑許多。一個年紀大些的，曲了背，一進我們住的房間，便問行李在那裏，他

年紀大，扭不動東西，真說：「兩道不到一百斤，一個人伍十斤重，一天走幾十里，輕得很！」

另一個年紀大的，顯得還很孩子氣，說：「你挑不動我帶你，我力氣大，四十里路算什麼！」

真指着那年輕的說：「你好好，年紀小的幫助年紀大的，萬一你們都挑不起，我們自己也能挑！」說着那年紀老的和那年紀輕的都笑了。

太陽在密密雲裡探出來，雨不下了。路上泥很滑，我拉着那老，說：「莫跌倒，跌倒了爬起來，變成泥菩薩！」

話剛講完，我一隻腳就滑到路邊溜石裏，死死命拉住我，笑不可抑地說：「叫人莫跌倒，自己先跌倒！」

金黃色的菊花，油油的零亂，雨後草原上的村舍，牛羊，暖麗的陽光，齊聲唱着春天的歌，一切活潑而愉快。遠遠地望見山，一抹青藍，照着天際如畫，我遙指着說：「海，你看，真是『春山如黛』。」

「是不是又引起了你的相思？」

「可不是，祇思念的人，在身邊，不然，心又像那個直行的什麼曲子裏所說的了……」

過午又漸入山中，春雨後，山中水發，活潑流轉，遠遠聽來如夢。有時水從山崖上，下墜兩三丈入溪去，水激着散散雪，在石上拍拍作響。從這山過那山去，中間平坦地方，

水流聚成小河，不得過去。挑夫說背我們過去，我說：「不用背，我們脫了鞋子，自己走！」

裏邊鞋子也不脫就想走過去。我說：「莫忙，等我試試看，我背你過去！」

「不要你背，等下子兩個人都撲通跌下，才好玩！」

我逼着那要背他過去，說：「不會背不起，不肯就撿過去也行。她不聽我話，忙脫掉鞋襪，先下水去。挑夫早過去了，在那邊偷偷地笑。我看那那樣子，給水裏雞蛋石積得脚痛，一搖一擺的也好笑。」

一下午過了好幾次那樣的小河，最後一次，水比較深，浸到我的小腿以上。那個老點的快子，一不小心連人帶担子都掉在水裏，他怕我們說過了東西罵他，爬起來，叫痛，擦着眉，咬着牙齒，一拐一拐走路。我們看他樣子，不由得笑了起來。真說：「濕了東西不要緊，你還痒痛麼？」

夕陽時，在大山中，夜宿盧關上，明日便過天山南去，距太湖只三天路。

又一日

竟日在山中。過大壩時日午，山裏有雄雞啼哩。北望小山無數，拱着這入雲高峯，前聲，大山綿延不斷，處處有雲海。嶺叫老鸛嶺，有幾十家店，依山成小市。我們在集上休息，霧滿頭是汗，氣喘喘的，臉紅得像桃花。我說：「今天累了吧，這個嶺真不好上，虧了那挑米挑紙的人！」

物，我說：

「真，你這天真美，真像個新娘，等着到了那家，他們不認識你了，他們一定會想，『嫁了和沒有嫁的時候，差得那樣遠哪！』」

「不要瞎扯，講什麼美不美，人家一看這臉，就嫁了！」

「臉黑麼？一點也不。你自己不知道，那顏色多健康，我就歡喜這顏色，難道要像繡閣中的小姐那樣，才美麼？」

一陣東南風吹來陣陣花香，啼鳥猶人現夢，天藍得像人做成的。太湖河從山裏流向東去，遠遠有帆影，白帆映在蒼蒼的樹下，一點點像白鳥飛着，藍天空下。

江家嶺有一個學校，朋友的父親在那兒做校長。我們到學校裏問校長不在家，校長說，校長回家去了，我們又問校長在那裏，他說：

「下去不遠，往西去，問捕魚油行裏就是。」

進了那座山又在那座山裏出來，出山後，沿着河邊走。沿河有大木子樹，有柳樹，柳葉垂飄拂在河邊水上。河水瀾瀾曲曲從山裏出來，帆影縵紛如畫；從山裏下來的船，輕捷如飛鳥。

捕魚油行不在大路上，鄉下人指着一所白牆瓦屋，說：

「油行在那裏。」

近白牆時，大門口，一個男僕抱着友人的孩子，正在玩耍，我們都喊着孩子的名字。男僕我們熟悉的，看見我們，快樂得忙抱起孩子引我們往門內走，我們問男僕書在不在家，他說剛從外面回來，在後面樓上。進了門，看見朋友的太太，她說：

「你們真來了！」

不久友人下樓來，談路上事，覺得像到了家，我說：

「一千七百里的旅程結束了！沒動身，想着路這樣長，要一步一步走，覺得不容易，走到了，實在也不怎樣難！」

日過午了，小樓上三間房子，我們在朋友夫婦住的那間休息下來。開後窗小窗便是山，伸出手可以摘牆上的葉子，羣鳥飛翔在林裏裏面，假如一個人坐在小窗前對着山，覆着山的藍天，聽鳥叫，花的芬芳和草木的香味，陣陣濤和在悠然吹進的春風里，他自己也許不會感到他在它們以外，會以為自己就是那和諧中的一個存在，當這種運到了一種忘我的時候，神情就像涓涓的泉流下來。我說：

「好，你剛到前邊，應當欣賞一下南邊的風景，路上的事都拋開，你看這這窗子外面，聽聽窗子外面！他們天天看慣了，聽慣了，不覺得好，不覺得奇，你暫且讓自己快樂一下，欣賞一下，這好風景。」

朋友的太太聽我說，便笑着講：

「好！讓你們姊妹夫婦去欣賞這天下風光，」說着便拉她丈夫走出門，在門口，又講：

「小心防備，真會爬上牆去，這太太說，」

「你看，真不好意思！」

「我只叫你看風景，又沒要他們出去，是××開玩笑，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這，是在路上好，一切隨我們意思，要怎樣就怎樣，笑也好，哭也好。到這裏，我感到一點拘束，不自由。我們要找一個聽人遠遠的地方去，上天下地，沒人知道，沒人管。」

「甯浩有所思地擡起頭來注視着我，說：

我默默地擁抱着她。

四月末

連日春雨，看桐花開，又看着潤透了。早晨，山谷裏一縷縷烟從林叢中出來，飄在天際，又消失雨中。樓下稻田時有水鳥飛集，隨處上下，伸向河邊的田塍上，白色藍色的小花，迎着風雨開放。山下，不時有老牛經過，踏着濕潤的步子，偶然踏着山石，輕輕地響着。

飯後，坐窗下讀莊子，朗朗有聲，真像着窗間談笑，屢屢回過頭來，像有事要對我說，忍着沒說，終於忍不住了，叫我：

「靈，莫讀了，你看我！一天到晚下着雨，困死人。」

「你不知道這書多好！自三代以下者，何句焉終以實開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憤說

「而且說明那？是淫於色也；說聽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法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惑也。」我一直高聲唸著，再看我越唸越有勁了，忙阻止我，說：

「莫嗔，莫嗔；人家一句也聽不懂！」

「噢！你不知道多好呀！」

「那樣好？」

「氣像生了氣，又像看我高興，不了解我高興理由而有點迷惑。我把書順手向床上拋，走到她面前，扭着她臉，說：

「不唸了，我們玩去，雨不大，沙灘上走走，看看有沒有貝殼，揀回來。」

「誰同你玩？一天到晚唸書，不管人，到不如路上好！」

「下着雨，不找書看，解解悶，怎麼辦？」

「你看，你看，莫理我！」海說着真氣了，說完便走，我追着她，說：

「我們不是說過不准生氣，要生氣，等下子到了沙灘上，你用沙子擲我，我不回手！」

「誰理你，」書反過頭望了我一下；我們一同下樓去。

這幾天來了二十多個木工，趕着做樓板，做門，做窗子；女人天天在樓下監工；人都很忙。我們出門時，友人說：

「下雨還出去玩？只你們兩個人在樓上，有什麼說不得，玩不得的？還要出去？」

「你這個人真愛開玩笑！我們結婚了這麼久，還有什麼要娶着人說的？」

「新婦太嬌，小心路上泥滑，鄉下地方，路又窄又不平，跌倒了，嘴可再硬不起來啊！」

我們邊說着笑着出門了。細雨霏霏像霧，路上青草綠得碧油油的。海說：

「你這位朋友愛說話，偏生就一張不會說話的嘴，結結巴巴，半天叫人聽不出些什麼來！樣子也真好笑，一點不像洋學校裏出來的學生！」

「你怎麼不當面『幽默』他一下，只會對着我說，我卻很想你當面說說他，看他怎樣結結巴巴對付你！」

山脚下墮地都是竹筍子。從山下上山約三百步到山頂。山下一帶竹林，青翠欲滴微風吹得竹葉子發出一種音樂似的清脆的響聲。山上都是松樹杉樹；松樹上爬滿了毛虫蠕蠕地動着

。

。杜鵑花開謝了；野薔薇開始着芬芳。從山下直走到河邊。河在一個山嘴上了個六十度的灣後，水而漸大；河中心有一個洲，洲上樹木成林，有稻田；水流到這里便南北分流；南面水淺，有二百步沙洲才到南邊的岸，北面緊依着山崖下流，船筏都從這兒來往。我們頂着

風在北岸山崖上坐着望水中的小洲，我把它叫作島，常夢想在那小洲上蓋一棟房子，造一只小船，種種葡萄子，兩畝地種薯芋，兩畝地種

蒜，一畝地種酒，葡萄子好歡喜吃的，薯芋是我歡喜的。雨裏望不見山，白塔也望不見。沙灘

都給水淹了。我們坐在山崖上聽水嘩嘩地從崖下流去。遠遠大樹上斷斷續續傳來鷓鴣的聲音。午過了很久，漸漸從四處村路上來了牛和

牧牛的孩子，聚在對岸洲上，牛低着頭嚼地上剛生出來的青草；孩子們放了牛，隨意地唱着

山歌，坐在水邊上張望着黃昏。

（未完）

西安新中國印書館發行

力行月刊（藝術性的）

零售每冊四元

讀者導報（週刊）

零售每冊二元

思潮季刊（洪軌權垂言主編）

本期每冊定價三十元

預定半年廿二元

預定全年四十四元

預定半年五十元

預定全年一百元

（外埠另加郵寄費）

「牙爾那」的音樂與「牙爾那」

「牙爾那」的音樂與「牙爾那」

多夢的人

姚珞

一 琴聲

這一聲祝願，我走出你底臥室，滿懷愉快的心情，隨著清涼的月光歸來。燈前獨坐，展開一本新出的散文月刊，我底心情是平靜而愉快的。

隔壁忽然响起一陣低沉而悠揚的胡琴聲，時而輕快，時而沉鬱，時而瀟灑，時而哀怨，在靜夜裏，特別動人心魄。

我乃掩卷拭目，靜靜地聽著。

我愛聽琴聲，因為琴聲往往會美化我底靈魂，而把我牽引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我也情願琴聲，因為琴聲常常會掩飾我不靜的心情而勾引起無名的憂鬱或煩惱。

在深沈的琴聲乃至一切的音樂聲中，我感到難以抒發的喜悅，也感到難以宣述的煩憂。我底心是深深地被吸引着，被吸引到極遠極遠遙遠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有著許多美麗的幻象；然而我究竟想了些甚麼呢？看見了些甚麼呢？我却不能說出。

在琴聲裏，乃至一切音樂聲裏，我底感受是矛盾的。我感到複雜而空虛，我不能具體地說出琴聲或其他音樂給了我些甚麼。但是我深切地感到，音樂給我以崇高而靈潔的啟示，不管是喜，是悲，不管是瀟灑而飄逸，是沉鬱哀怨，我深深地感到，感到美，感到善；我底被塵世所污穢了的靈魂會自自然然地在真，美，善的感應和啟示中被純潔淨化起來。

思歸年氏

姚珞

以前，我底心會感到這種矛盾了。在，我自己也感受到這種矛盾了。

我底心馬上會被吸引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一旦被吸引而感受到無名的不安時，我便討厭甚至引起琴聲或是音樂來了。

隔壁，胡琴緩緩地拉着，調子是那樣地低沉而悠長，她向在訴述著一段複雜而纏綿的心事。我底心本來是平靜而愉快的，這時有如一陣暴風雨突然襲擊平靜的湖面，頓時掀起波浪，奔騰，洶湧，一陣陣地翻滾來去，漫無邊際，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些甚麼。我無法抑止洶湧的情緒，也無法整理麻亂的心思。我感到自己已有太多的熱情要抒洩，有太多的言語要傾訴，如骨鯁在喉，如火山待爆發，然而不能。我只有靜靜地獨坐著，傾聽隔壁的琴聲。我彷彿感到那琴聲正在為我傾訴，當拉到輕快飄逸時，那正像抒發我迎接幸福和光明時的喜悅與樂觀，當調子突然趨於急驟奔放時，那正像宣露我對於即將降臨的不幸的憂懼和慌亂。當調子轉為低沉而悠長時，那正像訴說着我未來的無盡的哀怨和悲傷。

我底心是如此地激動啊！喜悅的激動，憂懼的激動，哀傷的激動。

啊！聽呀！那琴聲正是我底無盡的心曲。

啊！你聽：那琴聲是複雜而多變幻的呀，正如同人生一樣，複雜的情感，多變幻的遭遇。

今夜，我們是如此地歡樂：多麼好的月光，多麼親切的祝願。然而明天：……我害怕那不可知的明天啊！誰知道它會帶給我甚麼呢？

到一點真意的。——我。——的，往往得不。而。的
足以增加我底苦惱和感傷。

有人說：生活在夢裏的人是幸福的。我是經常生活在夢裏的一個人；我得到了甚麼呢？幸福？我不知夢想過多少次幸福，而幸福似乎也會幾幾來叩過我底門。但它底脚步是如此匆促而忽忽忽忽，不曾停留過片刻就飛逝了！我連伸手歡迎的時間也沒有！它是來得這樣地匆忙，而去也是如此的匆忽。它留下了甚麼呢？空虛的惆悵，寂寞的追念而已！

多少夢向我走來，又從我身邊過去了，而向我走來的仍是絡繹不絕，已往我是以興奮愉快的心情來迎接它的，但是，現在我開始感到厭倦了！甚至我開始詛咒它。

——因為它使我失眠！使我失去了健康。

我會經寫了一首題名「苦夢吟」的長詩，訴說着我多夢的痛苦，寄給一位遠在西康編譯刊的朋友。他回信說：「夢是應該有的，夢將給你以啟示。」是的，夢曾經給過我以啟示，但給我更多的是空虛的寂寞。寂寞的苦惱。近十年來，我幾乎都是在夢幻中生活着。憑着美麗的幻想勇往直前。但是美麗的夢一個一個地破滅，像一陣雲煙，一轉瞬間便消失在無際的天空。多年來，在現實生活的磨練中，我深感到現定是一個無情的錘子，多少美麗的夢，都被破滅於這無情錘子之下！

夢給我啟示，給我希望，給我引路。但這樣的夢太少了，而且也容易幻滅，接着而來的是難耐的，是苦澀的！是醒惡的夢啊，正如同醒惡的現定。我不需要這樣的夢。我詛咒這樣的夢。

那朋友說得對，我需要的乃是一個「好夢」。「好夢」只要一個。

而我何來這許多難耐的夢呢？過去我也曾經有過「好夢」，而且的確爲這個「好夢」鼓舞過。那時，我底心是甜蜜的，是爽朗的，就如同洋溢着明媚的陽光的春天，但是那「好夢」幻滅了，在現定的錘子下幻滅了！從此我底心染上了一層灰色，一如這陰暗的天氣。從此，我患了失眠症，成了多夢的人，每夜都有夢，苦夢！噩夢，難耐而易於忘記的夢。

即便在白晝，只要一閉起眼睛，夢便絡繹而來，繁多而難耐，辛酸而痛苦。沒有一個是「好夢」。於是我不得不詛咒多夢。但是我也並不忘記那

曾經獲得「好夢」的現定的錘子。——我。——的，往往得不。而。的
我應該詛咒那太多的難耐的夢？還是應該詛咒那無情的現定的錘子呢？

我會經對那個朋友說：「我不需要夢，我需要的是真實的生活和睡眠」。那是因為我已不堪那多夢的摧殘，使我失去了睡眠，失去了健康。

但是我想起了那朋友的話：人活若不能沒有夢；沒有夢，便失去了生活的意義。不錯，許多有著偉大靈魂的人，都是擅於做夢的。他們守着一個夢，終身忠實於那一個夢，努力求那個夢的實現。我不是不需要夢，而是不堪於那多夢的疲困。我已需要一個夢，給之如我已往曾經有過的。我常常追念那個已經消逝了的「好夢」。但失去的夢是永遠找不回來了！在記憶裏，我還不時地溫習它。

我只需要一個夢，我願將生活在這夢裏永遠忠實於這一個夢。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深夜。

新
西
京
勝
蹟
考
西
安
新
中
國
印
書
館
發
行

手槍

樂星

——戰地抒情草之四——

冷颼颼的風，順着太行山的谷底，吹了進來，吹落了像戰鬥一樣的紅的楓葉，太陽已落進山谷底了，在昇平的日子，天空尚留有美麗的雲彩，去兜那些背着鋤頭也背着一身疲勞的人，等到收歇收止的時候，它也就收斂了，讓夜給山野帶來神秘的沉靜，可是這個年頭，人們走了，收歇不再響了，晚霞也像失去了伴侶一樣的寂寞。

山谷間像佈着可怕的秘密，烏鴉一聲不響的落在光禿的樹枝上。夜，來了。

從山路上走來了一匹黑紅色的馬，馬上的人望了望西天，望了望遠方，低下頭望了望村子，焦慮在咬着他的心，四野有點寒意了，他下意識的縮了縮身子，打着馬，向山村中奔來。

村子是一片荒涼，沒有了孩子們拉着牛走進了草棚，沒有了帶着一身辛勞的人在閣上一會兒烟絲，更沒有了那發着小米香的事靜的空氣，這些對於村子像一個已失的夢，現在只有那被火燒過的焦黑坍塌的垣牆，在那裏做着不可解的噩夢……

他走進了村子，這種情境使他失望了，他的心由焦慮而苦痛。

在村子的盡頭，找到了一家，一個老太婆正提着一籃枯葉走向窑洞中，她聽見了馬蹄聲，很快的轉過了身子，僵立在那裏。

「老太太！」馬上的人跳下馬來，用一種溫和的口氣問了一聲。

「老爺！這真什麼都沒有了……」

「老太太，我不是鬼子，你不要怕，我是游擊隊裏的。」

「你……」她仔細的打量來了客。

「我是咱們的隊伍。」

「啊！你是咱們的人呀！」老太婆高興的說不出更多的話，那排列着深黑的眼紋的多經風雪的臉上呈出了微笑，眼角邊滾出了像黃豆般大的淚珠子。

秋來了，帶來了敵人的大「掃蕩」，敵人把重兵器全運到了太行山的邊緣，這是準備冬季休息前的一著。

這幾天來的消息特別的不好，在前山村中住着的中國X師的政工人員似乎感到特別的不安，據前線的報告，敵人離這前山村不過只有五十多里了，咱們的軍隊，好像抵不住，而準備向裏山退下來，而住在前山村的政工人員呢？多半是沒武裝的，所以他們爲這事而焦慮起來。

「X主任，總部決定怎麼辦呢？前線消息這樣不好。」

「上邊沒有肯定的答覆。」

最後經大家共同討論的結果，決定留下來，由過去的經驗敵人決不會打過來的。

本來，生活在敵人後方的這是多麼一件平常的事，然而却只有梅柯同志，這一次的心境不同，他的心像壓着一塊鉛釘，因爲他担心着缺乏的病。

「X主任，假若萬一有失的話，有病的同志怎麼辦？」

「不會吧，假若真的戰局上有什麼大的變動，總部會通知我們的。」

雖這道對梅柯不滿意，但梅柯也找不出別的由來向主任。
終於算得出乎人的意料了。

這是第二個夜裏，上弦的月剛壓住了西山頭，忽然村子附近發現了敵人的騎兵，自衛隊就接了火，在這個時候總隊來了命令說，遇必要時可自行處置，×主任下令退到山後去，像這樣緊促的事，是誰也料不到的。

自衛隊已被衝散，退了下來，這是一個緊急的退却。

在這個時候，梅柯站在了靜芝的床頭，他像要說什麼，但又不知說什麼好，他沈默着，突然，夜會變的這樣的靜，靜芝看到他的神情，已知事情的大概了，故意裝得很沈靜，也不說話，最後，還是梅柯先開口了：

「芝，情形已經複雜了！」

「那有什麼關係呢？」芝很淡薄的回答。

「×主任的命令，自己想辦法退却，到後山集合。」

「那麼，我怕要和同志們永別了吧！」她沒有一分的哀傷，她常常是這樣，她持有一種女子所特有的矜誇，然而這句話却引起了梅柯的別情。

「芝，在這最後一次的會面中，你大概可以想到，我將在你口中得到些什麼吧！」

這句話是一種偉大的力，打擊在靜芝的心頭，但她很冷靜，她知道他所要得到的東西實際是無補益的；而只能挫傷一個人的戰鬥的情緒，於是她只苦笑了一下。

「芝，你……」

「你是担心我嗎？那麼謝謝你，柯同志，我自己會很適當的處理我的。」

「不！芝，你會錯了的意思。」

「芝苦笑了一聲，嘆了一口氣。」

「柯，你真以為我會錯了你的意思了嗎？錯了，我最明白你，當你踏進門時，我就知道你來是爲了什麼，你是懷着別離愛人的心情來的，你希望聽到你說出一句話，可是，柯，你錯了，不過，我也不能怪你，

你的數套害了你，你有幾分哀傷的詩人的氣質，小說害了你，你的舉動簡直像在模倣小說，可是我嗎？……我該這樣告訴你，我生活在人間，我從沒有爲情感而做過美麗的夢，我有理想，然而那是泥土色的，我懷歷史樣的理智，你聽懂我的話嗎？」

「可是芝，你該知道戰鬥才使我們相識了。」

芝沒有回答他，又沈默了下來。

窗外却是一個混亂的世界，自衛隊全退下來了，敵人已到村邊。

「柯！你聽槍聲，你在這裏，不利於你，也不利於我。」

「芝，你真沒一句話嗎？真的嗎？」

這兩句話，這兩句堅決的回問，散了靜芝三年來的鐵石的心腸，她忽然感到了心曠的空虛，然而理智並沒有完全離開她，所以他仍然很理智的說：

「柯！你過來。」

靜芝拔出了柯身邊的手槍，在槍柄印上了她在人間第一次的帶着情感的接吻，又珍重的還給他：

「假若你不失掉戰鬥，就不失掉我，你去吧！」

他走了。

當他走出了村子，敵人已進了村子

後來，前山村終於又在我們的「反掃蕩」的戰鬥中收復了，悲哀的回憶抓住了梅柯，他明知道事情已經過了自己的預料，明知道這行動只有使自己苦痛，然而他却不能禁止自己再行動，他像是抱着要完成一種小說的資料一樣的心理。

他走下馬兒，走上向前山村的路。

X

老太太把客人帶到了霧洞中，給客人說。

「客人，你來的好險呀，鬼子昨天才被咱們的軍隊趕走的。」

客人沈默着，壓着心頭的苦痛。

最後老太太給客人講了這樣一段故事：

「前些年，鬼子打到這村子中來了，在這村中住着的政治部裏的人

西 安

新中國印書館

THE NEW CHINA PRESS
SIAN

館址 西安大湘子廟街二十二號

電話 七八五號轉

Add 22, The Great Hsian-tzy Temple, Sian.

Tel % No. 85

精印書報簿冊
製造各種紙張
發行三大刊物

……力行……黃河……讀者導報……

出品優良 取價低廉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黃河

純文藝月刊

半年三十五元

自五卷起，全年七十元

力行月刊

學術性的

半年二十二元

權威刊物，全年四十四元

外埠郵費照加

優待辦法

一 訂閱刊物一種全年者
一 購買本館出版之書刊
一時予以八折之優待

▲徵求長期訂戶▼

印刷廠地址 南郊宋家花園

製造

刷紙

廠廠

地地

南南

郊郊

宋宋

家家

花園

本刊為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四二二號

本刊啓事

本館原刊各項材料均不收費
如蒙惠顧不取成本
本館自本日起
並改用紙印
此啟事